

史记散文集

共收录 130 篇散文 · 按章节顺序排列

[← 返回首页](#) [专项索引](#) [📄 下载PDF](#)

诏令 36

奏疏 10

书信 17

檄文 1

谏言 17

策论 32

议论 17

目录

📖 禹贡 议论 002 夏本纪 · 1042字

📖 皋陶谟 谏言 002 夏本纪 · 766字

📖 甘誓 诏令 002 夏本纪 · 100字

📖 汤誓 诏令 003 殷本纪 · 161字

📖 汤诰 诏令 003 殷本纪 · 141字

📖 祖己训王（高宗彤日） 谏言 003 殷本纪 · 114字

📖 祖伊告纣 谏言 003 殷本纪 · 182字

📖 武王太誓 诏令 004 周本纪 · 145字

📖 武王牧誓 诏令 004 周本纪 · 250字

- 祭公谋父谏穆王征犬戎 **谏言** 004 周本纪·509字
- 穆王甫刑 **诏令** 004 周本纪·231字
- 芮良夫谏厉王 **谏言** 004 周本纪·216字
- 召公谏厉王止谤 **谏言** 004 周本纪·322字
- 伯阳甫论三川地震 **议论** 004 周本纪·187字
- 苏代为周说楚王 **策论** 004 周本纪·93字
- 史厌谓周君（秦借道伐韩） **策论** 004 周本纪·101字
- 苏代见韩相国（高都） **策论** 004 周本纪·182字
- 苏厉说周君（养由基百步穿杨） **策论** 004 周本纪·230字
- 客谓周相国（听东方之变） **策论** 004 周本纪·91字
- 秦繆公誓师（秦誓） **诏令** 005 秦本纪·133字
- 贾谊过秦论上 **议论** 006 秦始皇本纪·739字
- 贾谊过秦论中 **议论** 006 秦始皇本纪·948字
- 贾谊过秦论下 **议论** 006 秦始皇本纪·622字
- 陈馥遗章邯书 **书信** 007 项羽本纪·182字
- 即位诏 **诏令** 010 孝文本纪·51字
- 废相坐律诏 **诏令** 010 孝文本纪·46字
- 废相坐律答辞 **诏令** 010 孝文本纪·68字
- 不急立太子诏 **诏令** 010 孝文本纪·53字
- 推让诸王 **诏令** 010 孝文本纪·113字
- 封从代功臣 **诏令** 010 孝文本纪·37字
- 遣列侯就国诏 **诏令** 010 孝文本纪·69字
- 日食求言诏 **诏令** 010 孝文本纪·223字
- 开籍田 **诏令** 010 孝文本纪·20字

- 封诸子王议 **诏令** 010 孝文本纪·24字
- 除诽谤妖言诏 **诏令** 010 孝文本纪·109字
- 列侯就国诏二 **诏令** 010 孝文本纪·22字
- 除祕祝诏 **诏令** 010 孝文本纪·47字
- 缙萦救父上书 **诏令** 010 孝文本纪·150字
- 除肉刑诏 **诏令** 010 孝文本纪·150字
- 祀官致敬诏 **诏令** 010 孝文本纪·111字
- 郊祀诏 **诏令** 010 孝文本纪·38字
- 和亲匈奴诏 **诏令** 010 孝文本纪·208字
- 露台答辞 **诏令** 010 孝文本纪·22字
- 汉文帝遗诏 **诏令** 010 孝文本纪·329字
- 汉景帝追尊文帝庙乐诏 **诏令** 010 孝文本纪·204字
- 后土祭礼议 **议论** 012 孝武本纪·44字
- 封乐通侯诏 **诏令** 012 孝武本纪·54字
- 宝鼎奏议 **奏疏** 012 孝武本纪·157字
- 立泰畤议 **议论** 012 孝武本纪·40字
- 封禅大赦诏 **诏令** 012 孝武本纪·122字
- 汉文帝初祠五畤诏 **诏令** 028 封禅书·148字
- 伯禽胙誓（费誓） **诏令** 033 鲁周公世家·100字
- 箕子陈洪范 **谏言** 038 宋微子世家·1052字
- 叔向论子比不能立（五难论） **策论** 040 楚世家·462字
- 齐使遗楚王书 **书信** 040 楚世家·182字
- 秦昭王遗楚怀王书 **书信** 040 楚世家·314字
- 秦昭王遗楚顷襄王书 **书信** 040 楚世家·52字

- 楚臣以弋喻霸业 **策论** 040 楚世家·606字
-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论 **策论** 043 赵世家·463字
- 苏厉遗赵惠文王书 **书信** 043 赵世家·549字
- 触龙说赵太后 **谏言** 043 赵世家·566字
- 李克论相 **谏言** 044 魏世家·448字
- 邹忌以琴喻治国 **谏言** 046 田敬仲完世家·312字
- 苏代谓田轸论齐楚救赵 **策论** 046 田敬仲完世家·371字
- 苏代谏齐王释帝号 **谏言** 046 田敬仲完世家·330字
- 贾谊过秦论上（褚先生引） **议论** 048 陈涉世家·781字
- 曹参论守法无为 **谏言** 054 曹相国世家·219字
- 群臣奏请封王 **诏令** 060 三王世家·1156字
- 汉武帝立三王册书 **诏令** 060 三王世家·434字
- 韩非子说难 **议论** 063 老子韩非列传·1034字
- 论德与险 **议论** 065 孙子吴起列传·151字
- 商鞅变法三辩 **策论** 068 商君列传·303字
- 苏秦说赵王合从 **策论** 069 苏秦列传·995字
- 苏秦说韩王合从 **策论** 069 苏秦列传·401字
- 苏秦说魏王合从 **策论** 069 苏秦列传·453字
- 苏秦说齐王合从 **策论** 069 苏秦列传·444字
- 苏秦说楚王合从 **策论** 069 苏秦列传·425字
- 苏代遗燕昭王书 **书信** 069 苏秦列传·665字
- 司马错张仪论伐蜀 **策论** 070 张仪列传·652字
- 张仪说楚王连横 **策论** 070 张仪列传·715字
- 张仪说韩王连横 **策论** 070 张仪列传·404字

- 张仪说齐王连横 **策论** 070 张仪列传·91字
- 张仪说赵王连横 **策论** 070 张仪列传·447字
- 张仪说燕王连横 **策论** 070 张仪列传·346字
- 须贾说穰侯罢梁围 **策论** 072 穰侯列传·540字
- 苏代为齐阴遗穰侯书 **书信** 072 穰侯列传·313字
- 孟尝君遗穰侯书 **书信** 075 孟尝君列传·125字
- 公孙龙请封之议 **议论** 076 平原君虞卿列传·373字
- 虞卿赂齐制秦策 **策论** 076 平原君虞卿列传·363字
- 春申君说秦昭王 **策论** 078 春申君列传·1157字
- 范雎上秦昭王书 **奏疏** 079 范雎蔡泽列传·1208字
- 范雎说秦昭王三事（远交近攻·收韩·逐四贵） **策论** 079 范雎
蔡泽列传·1024字
- 蔡泽说范雎功成身退 **策论** 079 范雎蔡泽列传·1268字
- 乐毅报燕惠王书（附燕惠王让乐毅书） **书信** 080 乐毅列传·
806字
- 燕王遗乐间书 **书信** 080 乐毅列传·126字
- 鲁仲连论帝秦之害 **策论** 083 鲁仲连邹阳列传·368字
- 鲁仲连遗燕将书（射聊城） **书信** 083 鲁仲连邹阳列传·764字
- 邹阳狱中上梁王书 **奏疏** 083 鲁仲连邹阳列传·1269字
- 贾谊改制建议 **议论** 084 屈原贾生列传·185字
- 李斯谏逐客书 **奏疏** 087 李斯列传·746字
- 李斯请禁百家议 **奏疏** 087 李斯列传·235字
- 李斯上书言赵高 **奏疏** 087 李斯列传·306字
- 李斯狱中上书 **奏疏** 087 李斯列传·247字
- 随何说黥布叛楚归汉 **策论** 091 黥布列传·589字

- 📖 韩信汉中对 **策论** 092 淮阴侯列传·420字
- 📖 广武君献策 **策论** 092 淮阴侯列传·671字
- 📖 武涉说齐王韩信连楚 **策论** 092 淮阴侯列传·310字
- 📖 蒯通三说韩信三分天下 **策论** 092 淮阴侯列传·1175字
- 📖 娄敬谏都关中 **谏言** 099 刘敬叔孙通列传·427字
- 📖 冯唐论将 **谏言** 102 张释之冯唐列传·369字
- 📖 七国之乱 **议论** 106 吴王濞列传·223字
- 📖 吴王濞遗诸侯书 **书信** 106 吴王濞列传·455字
- 📖 汉景帝讨吴楚诏 **诏令** 106 吴王濞列传·233字
- 📖 韩安国谏梁王 **谏言** 108 韩长孺列传·335字
- 📖 冒顿单于遗汉书 **书信** 110 匈奴列传·277字
- 📖 汉文帝遗匈奴书 **书信** 110 匈奴列传·220字
- 📖 汉文帝遗匈奴书（后二年） **书信** 110 匈奴列传·375字
- 📖 汉文帝与匈奴和亲制诏 **诏令** 110 匈奴列传·67字
- 📖 公孙弘临终上书 **奏疏** 112 平津侯主父列传·211字
- 📖 主父偃谏伐匈奴书 **书信** 112 平津侯主父列传·727字
- 📖 严安上书 **奏疏** 112 平津侯主父列传·298字
- 📖 推恩令与徙豪强 **议论** 112 平津侯主父列传·262字
- 📖 喻巴蜀檄文 **檄文** 117 司马相如列传·919字
- 📖 司马相如谏猎疏 **奏疏** 117 司马相如列传·787字
- 📖 司马相如遗札论封禅 **书信** 117 司马相如列传·192字
- 📖 伍被谏淮南王不可反 **谏言** 118 淮南衡山列传·366字
- 📖 淳于髡讽谏齐威王 **谏言** 126 滑稽列传·319字
- 📖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议论** 130 太史公自序·1019字

📖司马迁论春秋与六经 议论 130 太史公自序·650字

📖太史公发愤著书 议论 130 太史公自序·303字

禹贡 议论

002 夏本纪·[4-16]·1042字

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脩太原，至于岳阳。覃怀致功，至於衡漳。其土白壤。赋上上错，田中中，常、卫既从，大陆既为。鸟夷衣服。夹右碣石，入于海。

济、河维沅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雍、沮会同，桑土既蚕，於是民得下丘居土。其土黑坟，草繇木条。田中下，赋贞，作十有三年乃同。其贡漆丝，其筐织文。浮於济、漯，通於河。

海岱维青州：捩夷既略，濊、淄其道。其土白坟，海滨广潟，厥田斥鹵。田上下，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维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为牧，其筐鬻丝。浮於汶，通於济。

海岱及淮维徐州：淮、沂其治，蒙、羽其。大野既都，东原底平。其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其田上中，赋中中。贡维土五色，羽畎夏狄，峯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泉鱼，其筐玄纁。浮于淮、泗，通于河。

淮海维扬州：彭蠡既都，阳鸟所居。三江既入，震泽致定。竹箭既布。其草惟夭，其木惟乔，其土涂泥。田下下，赋下上上杂。贡金三品，瑶、琨、竹箭，齿、革、羽、旄，岛夷卉服，其筐织贝，其包橘、柚锡贡。均江海，通淮、泗。

荆及衡阳维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甚中，沱、涔已道，云土、梦为治。其土涂泥。田下中，赋上下。贡羽、旄、齿、革，金三品，杣、榦、栝、柏，砺、砥、矸、丹，维箠籛、楛，三国致贡其名，包匭菁茅，其筐玄纁玕组，九江入赐大龟。浮于江、沱、涔、汉，逾于雒，至于南河。

荆河惟豫州：伊、雒、澗、涧既入于河，荥播既都，道荷泽，被明都。其土壤，下土坟垆。田中上，赋杂上中。贡漆、丝、絺、纡，其筐纤絮，锡贡磬错。浮於雒，达於河。

华阳黑水惟梁州：汶、嶓既，沱、涔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其土青骊。田下上，赋下中三错。贡璆、铁、银、镂、矸、磬，熊、罴、狐、貉、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沔水所同。荆、岐已旅，终南、敦物至于鸟鼠。原隰底绩，至于都野。三危既度，三苗大序。其土黄壤。田上上，赋中下。贡璆、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序。

道九山：汧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倾、硃圉、鸟鼠至于太华；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负尾；道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汶山之阳至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

道九川：

弱水至於合黎，馀波入于流沙。

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道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砥柱，又东至于盟津，东过雒汭，至于太邳，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嶓冢道潏，东流为汉，又东为苍浪之水，过三澨，入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

汶山道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醴，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

道沔水，东为济，入于河，洑为滎，东出陶丘北，又东至于荷，又东北会于汶，又东北入于海。

道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

道渭自鸟鼠同穴，东会于沔，又东北至于泾，东过漆、沮，入于河。

道雒自熊耳，东北会于涧、瀍，又东会于伊，东北入于河。

於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甚脩，众土交正，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国赐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裹，二百里纳铨，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国，三百里诸侯。

侯服外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

绥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於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

皋陶谟 谏言

002 夏本纪·[17-17.13]·766字

皋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与语帝前。

皋陶述其谋曰：“信其道德，谋明辅和。”禹曰：“然，如何？”

皋陶曰：“於！慎其身脩，思长，敦序九族，众明高翼，近可远在已。”禹拜美言，曰：“然。”

皋陶曰：“於！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皆若是，惟帝其难之。知人则智，能官人；能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知能惠，何忧乎驩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

皋陶曰：“然，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始事事，宽而栗，柔而立，愿而共，治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实，彊而义，章其有常，吉哉。日宣三德，蚤夜翊明有家。日严振敬六德，亮采有国。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吏肃谨。毋教邪淫奇谋。非其人居其官，是谓乱天事。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吾言底可行乎？”

禹曰：“女言致可绩行。”皋陶曰：“余未有知，思赞道哉。”

帝舜谓禹曰：“女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孳孳。”皋陶难禹曰：“何谓孳孳？”

禹曰：“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皆服於水。予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橧，行山木。与益予众庶稻鲜食。以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澮致之川。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馀补不足，徙居。众民乃定，万国为治。”皋陶曰：“然，此而美也。”

禹曰：“於，帝！慎乃在位，安尔止。辅德，天下大应。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

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辅之。余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绣服色，女明之。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来始滑，以出入五言，女听。予即辟，女匡拂予。女无面谀。退而谤予。敬四辅臣。诸众谗嬖臣，君德诚施皆清矣。”

禹曰：“然。帝即不时，布同善恶则毋功。”

帝曰：“毋若丹雘傲，维慢游是好，毋水行舟，朋淫于家，用绝其世。予不能顺是。”

禹曰：“予娶涂山，癸甲，生启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辅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道有功。苗顽不即功，帝其念哉。”帝曰：“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

皋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舜德大明。

甘誓 诏令

002 夏本纪·[23-23]·100字

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於甘。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

启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

命。御非其**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则帑**僇**女。”

汤誓 诏令

003 殷本纪·[6.2.1-6.2.1]·161字

汤曰：“格女众庶，来，女悉听**朕**言。匪**台**小子敢行举乱，有**夏**多罪，**予**维闻女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众，女曰‘我君不恤我众，舍我嗇事而割政’。女其曰‘有罪，其柰何’？夏王率止众力，率夺夏国。有众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理女。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从誓言，**予**则帑**僇**女，无有攸赦。”

汤诰 诏令

003 殷本纪·[8-8.3]·141字

汤归至于**泰卷陶**，**中纘**作诰。既**纘**夏命，还**亳**，作**汤诰**：

“维**三月**，王自至於**东郊**。告**诸侯**群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

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后稷**降播，农殖**百**

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

曰：’不道，毋之在国，女毋我怨。’”

祖己训王（高宗彤日）谏言

003 殷本纪·[23-23]·114字

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响，武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祖己乃训王曰：“唯天监下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中绝其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乃曰其奈何。呜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继，常祀毋礼于弃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复兴。

祖伊告纣谏言

003 殷本纪·[31-31]·182字

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王子比干谏，弗听。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及西伯伐饥国，灭之，纣之臣祖伊闻之而咎周，恐，奔告纣曰：“天既讫我殷命，假人元龟，无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维王淫虐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不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

- 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 - 祖伊反，曰：“纣不可谏矣。”

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尔未知天命。”乃复归。

武王太誓 诏令

004 周本纪·[14.1-14.1]·145字

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奔周。於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曰：

“孳孳无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遏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武王牧誓 诏令

004 周本纪·[14.2-14.2]·250字

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

- 曰：“远矣西土之人！” - 武王曰：“嗟！我有国家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鬃、微、纁、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 王曰：“古人有言‘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纣维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

国。今予发维共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勉哉！不过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勉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罴，如豺如离，于商郊，不御克奔，以役西土，勉哉夫子！尔所不勉，其于尔身有戮。”

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

祭公谋父谏穆王征犬戎 谏言

004 周本纪·[25-25]·509字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

“不可。

先王耀德不观兵。

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

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于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

‘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脩之，使之务利而辟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

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於戎狄之间。

不敢怠业，时序其德，遵脩其绪，脩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

奕世载德，不忝前人。

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无不欣喜。

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载武王，以致戎于商牧。

是故先王非务武也，劝恤民隐而除其害也。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

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

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

先王之顺祀也，有不祭则脩意，有不祀则脩言，有不享则脩文，有不贡则脩名，有不王则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则脩刑。

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

於是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命，有文告之辞。

布令陈辞而有不至，则增脩於德，无勤民於远。

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

今自大毕、伯土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

吾闻犬戎树敦，率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

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穆王甫刑 诏令

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脩刑辟**。

王曰：“吁，来！有国有土，告汝祥刑。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与？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信，正於**五刑**。**五刑**不简，正於**五罚**。**五罚**不服，正於**五过**。**五过**之疵，官狱内狱，阅实其罪，惟钩其过。**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简信有众，惟讯有稽。无简不疑，共严天威。**黜辟**疑**赦**，其罚百率，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罚倍洒，阅实其罪。**腓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五百率，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率，阅实其罪。**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腓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

命曰**重刑**。

芮良夫谏厉王 **谏言**

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怒甚多，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太雅**曰‘陈锡载周’。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

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也。”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

召公谏厉王止谤 **谏言**

004 周本纪·[30-30]·322字

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

- 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瞽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脩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於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於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王不听。於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於彘。

伯阳甫论三川地震 **议论**

004 周本纪·[35-35]·187字

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宫涅立。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

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於是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阳失而在阴，原必塞；原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

苏代为周说楚王 策论

004 周本纪·[67.1-67.1]·93字

八年，秦攻宜阳，楚救之。而楚以周为秦故，将伐之。

苏代为周说楚王曰：“何以周为秦之祸也？言周之为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故谓‘周秦’也。周知其不可解，必入於秦，此为秦取周之精者也。为王计者，周於秦因善之，不於秦亦言善之，以疏之於秦。周绝於秦，必入於郢矣。”

史厌谓周君（秦借道伐韩） 策论

004 周本纪·[67.2-67.2]·101字

秦借道两周之间，将以伐韩，周恐借之畏於韩，不借畏於秦。

史厌谓周君曰：“何不令人谓韩公叔曰‘秦之敢绝周而伐韩者，信东周也。公何不与周地，发质使之楚’？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韩不伐也。又谓秦曰‘韩疆与周地，将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无辞而令周不受，是受地於韩而听於秦。”

苏代见韩相国（高都） 策论

004 周本纪·[67.5-67.5]·182字

王赧谓成君。楚围雍氏，韩徵甲与粟於东周，东周君恐，召苏代而告之。

- 代曰：“君何患於是。臣能使韩毋徵甲与粟於周，又能为君得高都。” - 周君曰：“子苟能，请以国听子。”

代见韩相国曰：“楚围雍氏，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今相国乃徵甲与粟於周，是告楚病也。” 韩相国曰：“善。使者已行矣。” 代曰：“何不与周高都？” 韩相国大怒曰：“吾毋徵甲与粟於周亦已多矣，何故与周高都也？” 代曰：“与周高都，是周折而入於韩也，秦闻之必大怒忿周，即不通周使，是以弊高都得完周也。曷为不与？” 相国曰：“善。” 果与周高都。

苏厉说周君（养由基百步穿杨） 策论

004 周本纪·[68.1-68.1]·230字

三十四年，苏厉谓周君曰：“秦破韩、魏，扑师武，北取赵蔺、离石者，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天命。今又将兵出塞攻梁，梁破则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说白起乎？”

曰“楚有养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而百中之。

左右观者数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

养由基怒，释弓搯剑，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诎右也。夫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而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气衰力倦，弓拔矢钩，一发不中者，百发尽息”。今破韩、魏，扑师

武，北取赵蔺、离石者，公之功多矣。今又将兵出塞，过两周，倍韩，攻梁，一举不得，前功尽弃。公不如称病而无出’。”

客谓周相国（听东方之变） 策论

004 周本纪·[69.3-69.3]·91字

五十八年，三晋距秦。周令其相国之秦，以秦之轻也，还其行。

客谓相国曰：“秦之轻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国之情。公不如急见秦王曰’请为王听东方之变’，秦王必重公。重公，是秦重周，周以取秦也；齐重，则固有周聚以收齐：是周常不失重国之交也。”

秦信周，发兵攻三晋。

秦缪公誓师（秦誓） 诏令

005 秦本纪·[33-33]·133字

三十六年，缪公复益厚孟明等，使将兵伐晋，渡河焚船，大败晋人，取王官及郟，以报殽之役。晋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缪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乃誓於军曰：“嗟士卒！听无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谋黄发番番，则无所过。”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谋，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记余过。君子闻之，皆为垂涕，曰：“嗟乎！秦缪公之与人周也，卒得孟明之庆。”

贾谊过秦论上 议论

006 秦始皇本纪·[117-124.2]·739字

太史公曰：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曰——

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馀郡，缮津关，据险塞，修甲兵而守之。

然陈涉以戍卒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

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阖，长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师深入，战於鸿门，曾无藩篱之艰。

於是山东大扰，诸侯并起，豪俊相立。

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以三军之众要市於外，以谋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见於此矣。

子婴立，遂不寤。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馀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

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然困於阻险而不能进，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

秦小邑并大城，守险塞而军，高垒毋战，闭关据厄，荷戟而守之。

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亲，其下未附，名为亡秦，其实利之也。

彼见秦阻之难犯也，必退师。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内。

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为禽者，其救败非也。

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

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

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为戮没矣。

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

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

先王知雍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

其彊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

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

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馀岁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

由此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师也”。

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贾谊过秦论中 议论

006 秦始皇本纪·[125-134.3]·948字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王**、**武王**蒙故业，因遗册，南兼**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

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

当是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约从离衡，并**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

於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臆**、**带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

常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

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

於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奉**秦**。**秦**有馀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卤。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国请服，弱国入朝。

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秦王**，续**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

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卻匈奴七百馀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於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

然後斩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谿以为固。

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以定。

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秦王既没，馀威振於殊俗。

陈涉，甕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蹶足行伍之间，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而转攻秦。

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

陈涉之位，非尊於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鏖於句戟长铩也；適戍之众，非抗於九国之师；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乡时之士也。

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

然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馀年矣。

然後以六合为家，**穀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

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诸侯**力政，疆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

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

贾谊过秦论下 **议论**

006 秦始皇本纪·[135-139.4]·622字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後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

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

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虽有淫骄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

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

乡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廩，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

即四海之内，皆謹然各自安乐其处，唯恐有变，虽有狡猾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止矣。

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

然後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

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

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於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

故先王见始终之变，知存亡之机，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

故曰“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

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杀者，正倾非也。是二世之过也。

陈馀遗章邯书 书信

007 项羽本纪·[47.1-47.1]·182字

陈馥亦遗章邯书曰：

“白起为秦将，南征鄢郢，北坑马服，攻城略地，不可胜计，而竟赐死。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榆中地数千里，竟斩阳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尽封，因以法诛之。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所亡失以十万数，而诸侯并起滋益多。彼赵高素谀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诛之，故欲以法诛将军以塞责，使人更代将军以脱其祸。夫将军居外久，多内讧，有功亦诛，无功亦诛。且天之亡秦，无愚智皆知之。今将军内不能直谏，外为亡国将，孤特独立而欲常存，岂不哀哉！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从，约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称孤；此孰与身伏鈇质，妻子为僇乎？”

即位诏 诏令

010 孝文本纪·[8-8]·51字

於是夜下诏书曰：

“间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以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生酒，酺五日。”

废相坐律诏 诏令

010 孝文本纪·[11.1-11.1]·46字

十二月，上曰：

“**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斂**，朕甚不取。其议之。”

废相坐律答辞 **诏令**

010 孝文本纪·[11.3-11.3]·68字

上曰：

“朕闻**法**正则民恧，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

不急立太子诏 **诏令**

010 孝文本纪·[12.2-12.2]·53字

上曰：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其安之。”

推让诸王 **诏令**

010 孝文本纪·[12.4-12.4]·113字

上曰：

“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於国家之大体。吴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岂为不

豫哉！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贤及有德义者，若举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终，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於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也。”

封从代功臣 诏令

010 孝文本纪·[14.2-14.2]·37字

上曰：

“方大臣之诛诸吕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劝朕，朕以得保奉宗庙。已尊昌为卫将军，其封昌为壮武侯。诸从朕六人，官皆至九卿。”

遣列侯就国诏 诏令

010 孝文本纪·[16.2-16.2]·69字

上曰：

“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馀，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靡欣，靡有遗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驯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

日食求言诏 诏令

010 孝文本纪·[17.3-17.3]·223字

上曰：

“朕闻之，天生蒸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菑，以诫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见于天，菑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旬以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职，务省繇费以便民。朕既不能远德，故中间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戍，而又飭兵厚卫，其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馀皆以给传置。”

开籍田 诏令

010 孝文本纪·[18-18]·20字

正月，上曰：

“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

封诸子王议 诏令

010 孝文本纪·[19.2-19.2]·24字

上曰：

“赵幽王幽死，朕甚怜之，已立其长子遂为赵王。遂弟辟彊及齐悼惠王子殊虚侯章、东牟侯兴居有功，可王。”

除诽谤妖言诏 诏令

010 孝文本纪·[20.1-20.1]·109字

上曰：

“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列侯就国诏二 诏令

010 孝文本纪·[22.2-22.2]·22字

十一月，上曰：

“前日遣列侯之国，或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

除祕祝诏 诏令

010 孝文本纪·[27-27]·47字

十三年夏，上曰：

“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繇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

缙萦救父上书 诏令

010 孝文本纪·[28.5-28.5]·150字

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乃下诏曰：

“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僂，而民不犯。何则？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除肉刑诏 诏令

010 孝文本纪·[28.5-28.5]·150字

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乃下诏曰：

“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僂，而民不犯。何则？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祀官致敬诏 诏令

010 孝文本纪·[31.1-31.1]·111字

春，上曰：

“朕获执牺牲珪币以事上帝宗庙，十四年于今，历日长，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其广增诸祀壇场珪币。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不祈其福，右贤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极也。今吾闻祠宣

祝釐，皆归福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

郊祀诏 诏令

010 孝文本纪·[33.2-33.2]·38字

於是上乃下诏曰：

“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於民，岁以有年。朕亲郊祀上帝诸神。礼宜议，毋讳以劳朕。”

和亲匈奴诏 诏令

010 孝文本纪·[36.1-36.1]·208字

後二年，上曰：

“朕既不明，不能远德，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边臣兵吏又不能谕吾内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怛惕不安，未尝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结轶於道，以谕朕意於单于。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亲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已定，始于今年。”

露台答辞 诏令

010 孝文本纪·[39.3-39.3]·22字

上曰：

“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

汉文帝遗诏 诏令

010 孝文本纪·[41.2-41.2]·329字

遗诏曰：

“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

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

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

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离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

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馀年矣。

赖天地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

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维年之久长，惧于不终。

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

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哀悲之有！

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

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

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

经带无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民男女哭临宫殿。

宫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声，礼毕罢。

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

已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纁七日，释服。

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从事。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

归夫人以下至少使。”

汉景帝追尊文帝庙乐诏 **诏令**

010 孝文本纪·[43.1-43.1]·204字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诏御史：

“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闻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庙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庙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识。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庙乐不称。朕甚惧

焉。其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于万世，永永无穷，朕甚嘉之。其与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礼官具为礼仪奏。”

后土祭礼议 议论

012 孝武本纪·[17.2-17.2]·44字

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等议：

“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祀后土，后土宜於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犊太牢具，已祠尽瘞，而从祠衣上黄。”

封乐通侯诏 诏令

012 孝武本纪·[19.3-19.3]·54字

制诏御史：

“昔禹疏九江，决四渎。间者河溢皋陆，隄繇不息。朕临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遗朕士而大通焉。乾称‘蜚龙’，‘鸿渐于般’，意庶几与焉。其以二千户封地土将军大为乐通侯。”

宝鼎奏议 奏疏

012 孝武本纪·[20.9-20.9]·157字

有司皆曰：

“闻昔太帝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烹上帝鬼神。遭圣

则兴，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伏而不见。颂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鼐，不虞不骜，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润龙变，承休无疆。合兹中山，有黄白云降盖，若兽为符，路弓乘矢，集获坛下，报祠大飨。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见於祖祢，藏於帝廷，以合明应。”

立泰畤议 议论

012 孝武本纪·[24.8-24.8]·40字

太史公、祠官宽舒等曰：

“神灵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坛以明应。令太祝领，及腊间祠。三岁天子一郊见。”

封禅大赦诏 诏令

012 孝武本纪·[33.2-33.2]·122字

於是制诏御史：

“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惧弗任。维德菲薄，不明于礼乐。脩祀泰一，若有象景光，策如有望，依依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而后禅肃然。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赐民百户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复博、奉高、蛇丘、历城，毋出今年租税。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过毋有复作。事在二年前，皆勿听治。”

汉文帝初祠五畤诏 诏令

028 封禅书·[46-46]·148字

是岁，制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赖宗庙之灵，社稷之福，方内艾安，民人靡疾。间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飨此？皆上帝诸神之赐也。盖闻古者飨其德必报其功，欲有增诸神祠。有司议增雍五畤路车各一乘，驾被具；西畤畦畤禺车各一乘，禺马四匹，驾被具；其河、湫、汉水加玉各二；及诸祠，各增广坛场，珪币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归福於朕，百姓不与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

伯禽胙誓（费誓）诏令

033 鲁周公世家·[7.2-7.2]·100字

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於是伯禽率师伐之於胙，作胙誓，曰：“陈尔甲冑，无敢不善。无敢伤牝。马生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敬复之。无敢寇攘，逾墙垣。鲁人三郊三隧，峙尔刍茭、糗粮、楨榦，无敢不逮。我甲戌筑而征徐戎，无敢不及，有大刑。”作此胙誓，遂平徐戎，定鲁。

箕子陈洪范谏言

038 宋微子世家·[9-19]·1052字

箕子对曰：“在昔鯀堙鸿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从鸿范九等，常伦所斲。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鸿范九等，常伦所序。

“初一日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纪；五曰皇极；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乡用五福，畏用六极。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穡。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穡作甘。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治，明作智，聪作谋，睿作圣。

“**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

“**皇极**：皇建其有极，斂时**五福**，用傅锡其**庶民**，维时其**庶民**于女极，锡女保极。

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维皇作极。

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女则念之。

不协于极，不离于咎，皇则受之。

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则锡之福。

时人斯其维皇之极。

毋侮**鰥寡**而畏高明。

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国其昌。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

于其毋好，女虽锡之福，其作女用咎。

毋偏毋颇，遵王之义。

毋有作好，遵王之道。

毋有作恶，遵王之路。

毋偏毋党，王道荡荡。

毋党毋偏，王道平平。

毋反毋侧，王道正直。

会其有极，归其有极。

曰王极之傅言，是夷是训，于帝其顺。

凡厥庶民，极之傅言，是顺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不友刚克，内友柔克，沈渐刚克，高明柔克。维辟作福，维辟作威，维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辟，民用僭忒。

“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济，曰涕，曰雾，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賁。立时人为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女则有大疑，谋及女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女则从，鱼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而身其康彊，而子孙其逢吉。女则从，鱼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鱼从，筮从，女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鱼从，筮从，女则逆，卿士逆，吉。女则从，鱼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鱼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庶徵：曰雨，曰阳，曰隩，曰寒，曰风，曰时。

五者来备，各以其序，庶草繁庠。一极备，凶。一极亡，凶。曰**休徵**：曰肃，时雨若，曰治，时暘若；曰知，时奥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徵**：曰僭，常暘若；曰舒，常奥若；曰急，常寒若；曰雾，常风若。王**眚**维岁，**师尹**维日。岁月日时毋易，**百穀**用成，治用明，**畯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穀**用不成，治用昏不明，**畯民**用微，家用不宁。**庶民**维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

“**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

叔向论子比不能立（五难论） **策论**

040 楚世家·[49-49]·462字

初，**子比**自**晋**归，**韩宣子**问**叔向**曰：“**子比**其济乎？”

对曰：“不就。”

宣子曰：“同恶相求，如市贾焉，何为不就？”

对曰：“无与同好，谁与同恶？”

取国有五难：有宠无人，一也；有人无主，二也；有主无谋，三也；有谋而无民，四也；有民而无德，五也。”

子比在**晋**十三年矣，**晋**、**楚**之从不闻通者，可谓无人矣；族尽亲叛，可谓无主矣；无衅而动，可谓无谋矣；为羈终世，可谓无民矣；亡无爱徵，可谓无德矣。

王虐而不忌，**子比**涉五难以**弑**君，谁能济之！

有楚国者，其弃疾乎？

君陈、蔡，方城外属焉。

苛慝不作，盗贼伏隐，私欲不违，民无怨心。

先神命之，国民信之。

琇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

子比之官，则右尹也；数其贵宠，则庶子也；以神所命，则又远之；民无怀焉，将何以立？

“宣子曰：“齐桓、晋文不亦是乎？

“对曰：“齐桓，卫姬之子也，有宠於釐公。

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以为辅，有莒、卫以为外主，有高、国以为内主。

从善如流，施惠不倦。

有国，不亦宜乎？

昔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宠於献公。

好学不倦。

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馀、子犯以为腹心，有魏焮、贾佗以为股肱，有齐、宋、秦、楚以为外主，有栾、郤、狐、先以为内主。

亡十九年，守志弥笃。

惠、怀弃民，民从而与之。

故文公有国，不亦宜乎？

子比无施於民，无援於外，去晋，晋不送；归楚，楚不迎。

何以有国！

“子比果不终焉，卒立者弃疾，如叔向言也。”

齐使遗楚王书 书信

040 楚世家·[83-83]·182字

二十年，齐湣王欲为从长，恶楚之与秦合，乃使使遗楚王书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张仪走魏，樗里疾、公孙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韩，而公孙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韩、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则燕、赵亦宜事秦。四国争事秦，则楚为郡县矣。王何不与寡人并力收韩、魏、燕、赵，与为从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乐听，则王名成矣。王率诸侯并伐，破秦必矣。王取武关、蜀、汉之地，私吴、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韩、魏割上党，西薄函谷，则楚之疆百万也。且王欺於张仪，亡地汉中，兵铍蓝田，天下莫不代王怀怒。今乃欲先事秦！原大王孰计之。”

秦昭王遗楚怀王书 书信

040 楚世家·[86-86]·314字

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与楚太子斗，楚太子杀之而亡归。

二十八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昧，取我重丘而去。

二十九年，秦复攻楚，大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军景缺。

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於齐以求平。

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

秦昭王遗楚王书曰：“始寡人与王约为弟兄，盟于黄棘，太子为质，至驩也。

太子陵杀寡人之重臣，不谢而亡去，寡人诚不胜怒，使兵侵君王之边。

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於齐以求平。

寡人与楚接境壤界，故为婚姻，所从相亲久矣。

而今秦楚不驩，则无以令诸侯。

寡人原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原也。

敢以闻下执事。”

楚怀王见秦王书，患之。

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

昭雎曰：“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

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

怀王子子兰劝王行，曰：“柰何绝秦之驩心！”

於是往会秦昭王。

昭王许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号为秦王。

楚王至，则闭武关，遂与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蕃臣，不与亢礼。

楚怀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

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

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

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彊要我以地！”

不复许秦。

秦因留之。

秦昭王遗楚顷襄王书 书信

040 楚世家·[89-89]·52字

六年，秦使白起伐韩於伊阙，大胜，斩首二十四万。秦乃遗楚王书曰：“楚倍秦，秦且率诸侯伐楚，争一旦之命。原王之飭士卒，得一乐战。”楚顷襄王患之，乃谋复与秦平。七年，楚迎妇於秦，秦楚复平。

楚臣以弋喻霸业 策论

040 楚世家·[92-92]·606字

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顷襄王闻，召而问之。

对曰：“小臣之好射麒麟，罗鷩，小矢之发也，何足为大王道也。

且称楚之大，因大王之贤，所弋非直此也。

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战国。

故秦、魏、燕、赵者，麒麟也；齐、鲁、韩、卫者，青首也；邲、费、郟、邳者，罗鷩也。

外其馀则不足射者。

见鸟六双，以王何取？

王何不以圣人为弓，以勇士为缴，时张而射之？

此六双者，可得而囊载也。

其乐非特朝昔之乐也，其获非特鳧雁之实也。

王朝张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径属之於韩，则中国之路绝而上蔡之郡坏矣。

还射圉之东，解魏左肘而外击定陶，则魏之东外弃而大宋、方与二郡者举矣。

且魏断二臂，颠越矣；膺击郟国，大梁可得而有也。

王綰缴兰台，饮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发之乐也。

若王之於弋诚好而不厌，则出宝弓，磨新缴，射嚙鸟於东海，还盖长城以为防，朝射东莒，夕发淇丘，夜加即墨，顾据午道，则长城之东收而太山之北举矣。

西结境於赵而北达於燕，三国布馥，则从不待约而可成也。

北游目於燕之辽东而南登望於越之会稽，此再发之乐也。

若夫泗上十二诸侯，左蔡而右拂之，可一旦而尽也。

今秦破韩以为长忧，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无功，击赵而顾病，则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汉中、析、郦可得而复有也。

王出宝弓，饬新缴，涉郿塞，而待秦之倦也，山东、河内可得而一也。

劳民休众，南面称王矣。

故曰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奋翼鼓鬣，方三千里，则秦未可得独招而夜射也。”

欲以激怒襄王，故对以此言。

襄王因召与语，遂言曰：“夫先王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

今以匹夫有怨，尚有报万乘，白公、子胥是也。

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犹足以踊跃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窃为大王弗取也。”

於是顷襄王遣使於诸侯，复为从，欲以伐秦。

秦闻之，发兵来伐楚。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论 策论

043 赵世家·[67-67]·463字

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请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

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

夫翦发文身，错臂左衽，[函越](#)之民也。

黑齿雕题，卻冠秫绌，[大吴](#)之国也。

故礼服莫同，其便一也。

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

是以圣人果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

儒者一师而俗异，[中国](#)同礼而教离，况於山谷之便乎？

故去就之变，[智者](#)不能一；远近之服，[贤圣](#)不能同。

穷乡多异，曲学多辩。

不知而不疑，异於己而不非者，公焉而众求尽善也。

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

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东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

故寡人无舟楫之用，夹水居之民，将何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

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以及[上党](#)，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诸胡，此愚智所明也。

先时[中山](#)负[齐](#)之彊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鄙，微社稷之神灵，则鄙几於不守也。

[先王](#)丑之，而怨未能报也。

今[骑射](#)之备，近可以便[上党](#)之形，而远可以报[中山](#)之怨。

而叔顺中国之俗以逆简、襄之意，恶变服之名以忘鄙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

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达於王之义，敢道世俗之闻，臣之罪也。

今王将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志，臣敢不听命乎！”

再拜稽首。

乃赐胡服。

明日，服而朝。

於是始出胡服令也。

苏厉遗赵惠文王书 书信

043 赵世家·[81-87]·549字

十六年，秦复与赵数击齐，齐人患之。苏厉为齐遗赵王书曰：

臣闻古之贤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内也，教顺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时享非数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时雨至，年穀丰孰，民不疾疫，众人善之，然而贤主图之。

今足下之贤行功力，非数加於秦也；怨毒积怒，非素深於齐也。秦赵与国，以彊徵兵於韩，秦诚爱赵乎？其实憎齐乎？物之甚者，贤主察之。秦非爱赵而憎齐也，欲亡韩而吞二周，故以齐燄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赵。恐天下畏己也，故出质以为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韩以威之。声以德与国，实而伐空韩，臣以秦计为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势异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齐久伐而韩必

亡。破齐，王与六国分其利也。亡韩，秦独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独私之。赋田计功，王之获利孰与秦多？

说士之计曰：“韩亡三川，魏亡晋国，市朝未变而祸已及矣。”燕尽齐之北地，去沙丘、钜鹿敛三百里，韩之上党去邯郸百里，燕、秦谋王之河山，间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关，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羊肠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逾句注，斩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齐，从疆秦攻韩，其祸必至於此。原王孰虑之。

且齐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属行，以谋王也。燕秦之约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国三分王之地，齐倍五国之约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废帝请服，反豎分、先俞於赵。齐之事王，宜为上佼，而今乃抵罪，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原王孰计之也。

今王毋与天下攻齐，天下必以王为义。齐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尽重王义。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宠制於王也。於是赵乃辍，谢秦不击齐。

王与燕王遇。廉颇将，攻齐昔阳，取之。

触龙说赵太后 谏言

043 赵世家·[95-95]·566字

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

赵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

赵氏求救於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

太后不肯，大臣彊谏。

太后明谓左右曰：“复言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左师触龙言原见太后，太后盛气而胥之。

入，徐趋而坐，自谢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

窃自恕，而恐太后体之有所苦也，故原望见太后。”

太后曰：“老妇恃辇而行耳。”

曰：“食得毋衰乎？”

曰：“恃粥耳。”

曰：“老臣间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

太后曰：“老妇不能。”

太后不和之色少解。

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怜爱之，原得补黑衣之缺以卫王宫，昧死以闻。”

太后曰：“敬诺。

年几何矣？”

对曰：“十五岁矣。

虽少，原及未填沟壑而托之。”

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少子乎？”

对曰：“甚於妇人。”

太后笑曰：“妇人异甚。”

对曰：“老臣窃以为媼之爱燕后贤於长安君。”

太后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

左师公曰：“父母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其远也，亦哀之矣。

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则祝之曰‘必勿使反’，岂非计长久，为子孙相继为王也哉？”

太后曰：“然。”

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赵主之子孙为侯者，其继有在者乎？”

曰：“无有。”

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

曰：“老妇不闻也。”

曰：“此其近者祸及其身，远者及其子孙。

岂人主之子侯则不善哉？

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

今媼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与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诿於赵？

老臣以媼为长安君之计短也，故以为爱之不若燕后。”

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

於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於齐，齐兵乃出。

李克论相 谏言

044 魏世家·[18-18]·448字

魏文侯谓李克曰：“先生尝教寡人曰‘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

今所置非成则璜，二子何如？”

李克对曰：“臣闻之，卑不谋尊，疏不谋戚。

臣在阙门之外，不敢当命。”

文侯曰：“先生临事勿让。”

李克曰：“君不察故也。

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

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

李克趋而出，过翟璜之家。

翟璜曰：“今者闻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谁为之？”

李克曰：“魏成子为相矣。”

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记，臣何负於魏成子？”

西河之守，臣之所进也。

君内以鄴为忧，臣进西门豹。

君谋欲伐中山，臣进乐羊。

中山以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

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

臣何以负於魏成子！”

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

君问而置相’非成则璜，二子何如’？”

克对曰：‘君不察故也。

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

‘是以知魏成子之为相也。

且子安得与魏成子比乎？”

魏成子以食禄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

此三人者，君皆师之。

子之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

子恶得与魏成子比也？”

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对，原卒为弟子。”

邹忌以琴喻治国 谏言

046 田敬仲完世家 · [14.1-14.1] · 312字

邹忌子以鼓琴见威王，威王说而舍之右室。

须臾，王鼓琴，邹忌子推户入曰：“善哉鼓琴！”

王勃然不说，去琴按剑曰：“夫子见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

邹忌子曰：“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醲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吾是以知其善也。”

王曰：“善语音。”

邹忌子曰：“何独语音，夫治国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

王又勃然不说曰：“若夫语五音之纪，信未有如夫子者也。”

若夫治国家而弭人民，又何为乎丝桐之间？”

邹忌子曰：“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

夫复而不乱者，所以治昌也；连而径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调而天下治。

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者。”

王曰：“善。”

苏代谓田轅论齐楚救赵 策论

046 田敬仲完世家·[21.1-21.1]·371字

十二年，攻魏。

楚围雍氏，秦败屈丐。

苏代谓田轅曰：“臣原有谒於公，其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为福，不成亦为福。

今者臣立於门，客有言曰魏王谓韩冯、张仪曰：‘煮枣将拔，齐兵又进，子来救寡人则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

‘此特转辞也。

秦、韩之兵毋东，旬馀，则魏氏转韩从秦，秦逐张仪，交臂而事齐楚，此公之事成也。”

田轅曰：“柰何使无东？”

对曰：“韩冯之救魏之辞，必不谓韩王曰‘冯以为魏’，必曰‘冯将以秦韩之兵东卻齐宋，冯因转三国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尽得之矣’。

张仪救魏之辞，必不谓秦王曰‘仪以为魏’，必曰‘仪且以秦韩之兵东距齐宋，仪将转三国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名存亡国，实伐三川而归，此王业也’。

公令楚王与韩氏地，使秦制和，谓秦王曰‘请与韩地，而王以施三川，韩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

韩冯之东兵之辞且谓秦何？

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韩以窘魏，魏氏不敢东，是孤齐也’。

张仪之东兵之辞且谓何？

曰‘秦韩欲地而兵有案，声威发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齐楚者有资矣’。

魏氏转秦韩争事齐楚，楚王欲而无与地，公令秦韩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

秦韩之王劫於韩冯、张仪而东兵以徇服魏，公常执左券以责於秦韩，此其善於公而恶张子多资矣。”

苏代谏齐王释帝号 谏言

046 田敬仲完世家·[22.1-22.1]·330字

三十六年，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

苏代自燕来，入齐，见於章华东门。

齐王曰：“嘻，善，子来！”

秦使魏厓致帝，子以为何如？”

对曰：“王之问臣也卒，而患之所从来微，原王受之而勿备称也。

秦称之，天下安之，王乃称之，无後也。

且让争帝名，无伤也。

秦称之，天下恶之，王因勿称，以收天下，此大资也。

且天下立两帝，王以天下为尊齐乎？

尊秦乎？”

王曰：“尊秦。”

曰：“释帝，天下爱齐乎？

爱秦乎？”

王曰：“爱齐而憎秦。”

曰：“两帝立约伐赵，孰与伐桀宋之利？”

王曰：“伐桀宋利。”

对曰：“夫约钩，然与秦为帝而天下独尊秦而轻齐，释帝则天下爱齐而憎秦，伐赵不如伐桀宋之利，故原王明释帝以收天下，倍约宾秦，无争重，而王以其间举宋。

夫有宋，卫之阳地危；有济西，赵之阿东国危；有淮北，楚之东国危；有陶、平陆，梁门不开。

释帝而贷之以伐桀宋之事，国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听，此汤武之举也。

敬秦以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谓以卑为尊者也。

原王孰虑之。”

於是齐去帝复为王，秦亦去帝位。

贾谊过秦论上（褚先生引）

议论

褚先生曰：……吾闻贾生之称曰——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脩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

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

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

合从缔交，相与为一。

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

约从连衡，兼韩、魏、燕、赵、宋、卫、中山之众。

於是六国之士有甯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勳、陈轸、邵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臧、带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

尝以什倍之地，百万之师，仰关而攻秦。

秦人开关而延敌，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

秦无亡矢遗鏃之费，而天下固已困矣。

於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

秦有馀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国请服，弱国入朝。

“施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卻匈奴七百馀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亦不敢贯弓而报怨。於是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鋌，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谿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始皇既没，馀威振於殊俗。然而陈涉甕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蹶足行伍之间，俯仰仟佰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会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於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长铍也；適戍之众，非侔於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乡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尝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而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抑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馀年矣。然後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曹参论守法无为 **谏言**

054 曹相国世家 · [15-15] · 219字

参子窋为中大夫。惠帝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朕与”？乃谓窋曰：“若归，试私从容问而父曰：‘高帝新弃群臣，帝富於春秋，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然无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归，间侍，自从其所谏参。参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至朝时，惠帝让参曰：“与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谏君也。”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群臣奏请封王 **诏令**

060 三王世家 · [2-8] · 1156字

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书令、丞非，下御史书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太司马去病上疏曰：‘陛下过听，使臣去病待罪行间。

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报，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诚见陛下忧劳天下，哀怜百姓以自忘，亏膳贬乐，损郎员。

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至今无号位师傅官。

陛下恭让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职而言。

臣窃不胜犬马心，昧死原陛下诏有司，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

唯原陛下幸察。’

制曰‘下御史’。

臣谨与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贺等议：古者裂地立国，并建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

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职，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让自贬以劳天下，虑皇子未有号位。

臣青翟、臣汤等宜奉义遵职，愚懂而不逮事。

方今盛夏吉时，臣青翟、臣汤等昧死请立皇子臣闾、臣旦、臣胥为诸侯王。

昧死请所立国名。”

制曰：“盖闻周封八百，姬姓并列，或子、男、附庸。礼‘支子不祭’。云并建诸侯所以重社稷，朕无闻焉。且天非为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内未洽，乃以未教成者疆君连城，即股肱何劝？其更议以列侯家之。”

三月丙子，奏未央宫。

“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昧死言：臣谨与列侯臣婴齐、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贺、谏大夫博士臣安等议曰：伏闻周封八百，姬姓并列，奉承天子。

康叔以祖考显，而伯禽以周公立，咸为建国诸侯，以相傅为辅。

百官奉宪，各遵其职，而国统备矣。

窃以为并建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诸侯各以其职奉贡祭。

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礼也。

封建使守藩国，帝王所以扶德施化。

陛下奉承天统，明开圣绪，尊贤显功，兴灭继绝。

续萧文终之後于酈，褒厉群臣平津侯等。

昭六亲之序，明天施之属，使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户邑，锡号尊建百有馀国。

而家皇子为列侯，则尊卑相逾，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统於万世。

臣请立臣闾、臣旦、臣胥为诸侯王。”

三月丙子，奏未央宫。

制曰：“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鲁有白牡、骍刚之牲。群公不毛，贤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乡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

四月戊寅，奏未央宫。

“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昧死言：臣青翟等与列侯、吏二千石、谏大夫、博士臣庆等议：昧死奏请立皇子为诸侯王。

制曰：‘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褒有德也。

周公祭天命郊，故鲁有白牡、骍刚之牲。

群公不毛，贤不肖差也。

“高山仰之，景行乡之”，朕甚慕焉。

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

臣青翟、臣汤、博士臣将行等伏闻康叔亲属有十，武王继体，周公辅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为大国。

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据国於鲁，盖爵命之时，未至成人。

康叔後扞禄父之难，伯禽殄淮夷之乱。

昔五帝异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时而序尊卑。

高皇帝拨乱世反诸正，昭至德，定海内，封建诸侯，爵位二等。

皇子或在襁褓而立为诸侯王，奉承天子，为万世法则，不可易。

陛下躬亲仁义，体行圣德，表里文武。

显慈孝之行，广贤能之路。

内褒有德，外讨彊暴。

极临北海，西月氏，匈奴、西域，举国奉师。

輿械之费，不赋於民。

虚御府之藏以赏元戎，开禁仓以振贫穷，减戍卒之半。

百蛮之君，靡不乡风，承流称意。

远方殊俗，重译而朝，泽及方外。

故珍兽至，嘉穀兴，天应甚彰。

今诸侯支子封至诸侯王，而家皇子为列侯，臣青翟、臣汤等窃伏孰计之，皆以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

臣请立臣闾、臣旦、臣胥为诸侯王。”

四月癸未，奏未央宫，留中不下。

“丞相臣青翟、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号位，臣谨与御史大夫臣汤、中二千石、二千石、谏大夫、博士臣庆等昧死请立皇子臣闾等为诸侯王。陛下让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群臣之议，儒者称其术，或諄其心。陛下固辞弗许，家皇子为列侯。臣青翟等窃与列侯臣寿成等二十七人议，皆曰以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为汉太祖，王子孙，广支辅。先帝法则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请令史官择吉日，具礼仪上，御史奏舆地图，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

四月丙申，奏未央宫。“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诸侯王。臣昧死奏舆地图，请所立国名。礼仪别奏。臣昧死请。”

汉武帝立三王册书 **诏令**

060 三王世家·[9-16]·434字

制曰：“立皇子闾为齐王，旦为燕王，胥为广陵王。”

四月丁酉，奏未央宫。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汤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诸侯相，丞书从事下当用者。如律令。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囡为齐王。曰：於戏，小子囡，受兹青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东土，世为汉藩辅。於戏念哉！恭朕之诏，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显光。义之不图，俾君子怠。悉尔心，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厥有坏臧，乃凶于而国，害于尔躬。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

右齐王策。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旦为燕王。曰：於戏，小子旦，受兹玄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北土，世为汉藩辅。於戏！荤粥氏虐老兽心，侵犯寇盗，加以奸巧边萌。於戏！朕命将率徂征厥罪，万夫长，千夫长，三十有二君皆来，降期奔师。荤粥徙域，北州以绥。悉尔心，毋作怨，毋侮德，毋乃废备。非教士不得从徵。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

右燕王策。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胥为广陵王。曰：於戏，小子胥，受兹赤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南土，世为汉藩辅。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扬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戏！悉尔心，战战兢兢，乃惠乃顺，毋侗好轶，毋迓宵人，维法维则。书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

右广陵王策。

韩非子说难 议论

063 老子韩非列传·[16-24]·1034字

说难曰：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所说出於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於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实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若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则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亡，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是者身危。夫贵人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彼显有所出事，乃自以为也故，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与之论细人，则以为粥权。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径省其辞，则不知而屈之；汎滥博文，则多而久之。顺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敬，而灭其所丑。彼自知其计，则毋以其失穷之；自勇其断，则毋以其敌怒之；自多其力，则毋以其难概之。规异事与同计，誉异人与同行者，则以饰之无伤也。有与同失者，则明饰其无失也。大忠无所拂悟，辞言无所击排，乃後申其辩知焉。此所以亲近不疑，知尽之难也。得旷日弥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交争而不罪，乃明计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

伊尹为庖，百里奚为虏，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圣人也，犹不能无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则非能仕之所设也。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且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昔者郑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问群臣曰：“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关其思曰：“胡可伐。”乃戮关其思，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而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此二说者，其知皆当矣，然而甚者为戮，薄者见疑。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矣。

昔者弥子瑕见爱於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至刑。既而弥子之母病，人闻，往夜告之，弥子矫驾君车而出。君闻之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而犯刑罪！”与君游果园，弥子食桃而甘，不尽而奉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弥子色衰而爱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尝矫驾吾车，又尝食我以其馀桃。”故弥子之行未变於初也，前见贤而後获罪者，爱憎之至变也。故有爱於主，则知当而加亲；见憎於主，则罪当而加疏。故谏说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後说之矣。

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之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论德与险 议论

065 孙子吴起列传·[10-11]·151字

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

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

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

商鞅变法三辩 **策论**

068 商君列传·[3-3]·303字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

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

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於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於民。

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见於未萌。

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

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

是以圣人苟可以疆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

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

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

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

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

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

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

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

法古無過，循禮無邪。”

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

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

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

孝公曰：“善。”

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

蘇秦說趙王合從 策論

069 蘇秦列傳·[8-16]·995字

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原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而君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

“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

为两敌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齐而民不得安，倚齐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谋人之主，伐人之国，常苦出辞断绝人之交也。原君慎勿出於口。请别白黑所以异，阴阳而已矣。君诚能听臣，燕必致旃裘狗马之地，齐必致鱼盐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园，韩、魏、中山皆可使致汤沐之奉，而贵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军禽将而求也；封侯贵戚，汤武之所以放弑而争也。今君高拱而两有之，此臣之所以为君原也。

“今大王与秦，则秦必弱韩、魏；与齐，则齐必弱楚、魏。魏弱则割河外，韩弱则效宜阳，宜阳效则上郡绝，河外割则道不通，楚弱则无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计也。

“夫秦下轲道，则南阳危；劫韩包周，则赵氏自操兵；据卫取卷，则齐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东，则壁举兵而乡赵矣。秦甲渡河逾漳，据番吾，则兵必战於邯郸之下矣。此臣之所为君患也。

“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彊於赵。赵地方二千馀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燕固弱国，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赵，然而秦不敢举兵伐赵者，何也？畏韩、魏之议其後也。然则韩、魏，赵之南蔽也。秦之攻韩、魏也，无有南山大川之限，稍蚕食之，傅国都而止。韩、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无韩、魏之规，则祸必中於赵矣。此臣之所为君患也。

“臣闻尧无三夫之分，舜无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无百人之聚，以王诸侯；汤武之士不过三千，车不过三百乘，卒不过三万，立为天子：诚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敌之彊弱，内度其士卒贤不肖，不待两军相当而胜败存亡之机固已形於胸中矣，岂揜於众人之言而以冥冥决事哉！”

“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国为一，并力西乡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见臣於秦。夫破人之与破於人也，臣人之与臣於人也，岂可同日而论哉！”

“夫衡人者，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则高台榭，美宫室，听竽瑟之音，前有楼阙轩轅，後有长姣美人，国被秦患而不与其忧。是故夫衡人日夜务以秦权恐喝诸侯以求割地，故原大王孰计之也。”

“臣闻明主绝疑去谗，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故尊主广地疆兵之计臣得陈忠於前矣。”

故窃为大王计，莫如一韩、魏、齐、楚、燕、赵以从亲，以畔秦。

令天下之将相会於洹水之上，通质，剖白马而盟。

要约曰：‘秦攻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其粮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

秦攻韩魏，则楚绝其後，齐出锐师而佐之，赵涉河漳，燕守云中。

秦攻齐，则楚绝其後，韩守城皋，魏塞其道，赵涉河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

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武关，齐涉勃海，韩、魏皆出锐师以佐之。

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清河，燕出锐师以佐之。

诸侯有不如约者，以五国之兵共伐之。’

六国从亲以宾秦，则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东矣。

如此，则霸王之业成矣。”

苏秦说韩王合从 策论

069 苏秦列传·[19-21]·401字

於是说**韩宣王**曰：“**韩**北有**巩**、**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商阪**之塞，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陁山**，地方**九百馀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疆**弓劲弩**皆从**韩**出。**谿子**、**少府**时力、距来者，皆射**六百步**之外。

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括蔽洞胸，近者镝弇心。**韩**卒之**剑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阳**、**合膊**、**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革抉**篋芮**，无不毕具。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蹶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夫以**韩**之劲与大王之贤，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为天下笑，无大於此者矣。是故原大王孰计之。

“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阳**、**成皋**。今兹效之，**明年**又复求割地。与则无地以给之，不与则弃前功而受後祸。且大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而逆无已之求，此所谓市怨结祸者也，不**战**而地已削矣。**臣**闻鄙谚曰：‘宁为鸡口，无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异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贤，挟疆**韩**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窃为大王羞之。”

於是**韩**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剑**仰天太息曰：“寡人虽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诏以**赵**王之教，敬奉**社稷**以从。”

苏秦说魏王合从 策论

069 苏秦列传·[22-25]·453字

又说**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鸿沟**、**陈**、**汝南**、**许**、**郾**、**昆阳**、**召陵**、**舞阳**、**新都**、**新郟**，东有**淮**、**颍**、**枣**、**无胥**，西有**长城**之

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枣，地方千里。地名虽小，然而田舍庐庑之数，曾无所刍牧。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鞞鞞殷殷，若有三军之众。臣窃量大王之国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顾其祸。夫挟彊秦之势以内劫其主，罪无过此者。魏，天下之彊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臣窃为大王耻之。

“臣闻越王句践战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车三百乘，制纣於牧野：岂其士卒众哉，诚能奋其威也。今窃闻大王之卒，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此其过越王句践、武王远矣，今乃听於群臣之说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实，故兵未用而国已亏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奸人，非忠臣也。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时之功而不顾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门，外挟彊秦之势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原大王孰察之。

“周书曰：‘鬻鬻不绝，蔓蔓柰何？豪彊不伐，将用斧柯。’前虑不定，後有大患，将柰之何？大王诚能听臣，六国从亲，专心并力壹意，则必无彊秦之患。故敝邑赵王使臣效愚计，奉明约，在大王之诏诏之。”

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尝得闻明教。今主君以赵王之诏诏之，敬以国从。”

苏秦说齐王合从 策论

069 苏秦列传·[26-29]·444字

因东说齐宣王曰：“齐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北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馀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泰山，绝清河，涉勃海也。临菑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於远县，而临菑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菑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菑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夫以大王之贤与齐之疆，天下莫能当。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窃为大王羞之。

“且夫韩、魏之所以重畏秦者，为与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当，不出十日而战胜存亡之机决矣。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境不守；战而不胜，则国已危亡随其後。是故韩、魏之所以重与秦战，而轻为之臣也。今秦之攻齐则不然。倍韩、魏之地，过卫阳晋之道，径乎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百人守险，千人不敢过也。秦虽欲深入，则狼顾，恐韩、魏之议其後也。是故恇疑虚猗，骄矜而不敢进，则秦之不能害齐亦明矣。

“夫不深料秦之无柰齐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计过也。今无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国之实，臣是故原大王少留意计之。”

齐王曰：“寡人不敏，僻远守海，穷道东境之国也，未尝得闻馀教。今足下以赵王诏诏之，敬以国从。”

苏秦说楚王合从 策论

乃西南说楚威王曰：“楚，天下之疆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陜塞、郢阳，地方五千馀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夫以楚之疆与王之贤，天下莫能当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则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台之下矣。

“秦之所害莫如楚，楚疆则秦弱，秦疆则楚弱，其势不两立。故为大王计，莫如从亲以孤秦。大王不从，秦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鄢郢动矣。

“臣闻治之其未乱也，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后忧之，则无及已。故原大王蚤孰计之。

“大王诚能听臣，臣请令山东之国奉四时之献，以承大王之明诏，委社稷，奉宗庙，练士厉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诚能用臣之愚计，则韩、魏、齐、燕、赵、卫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宫，燕、代橐驼良马必实外厩。故从合则楚王，衡成则秦帝。今释霸王之业，而有事人之名，臣窃为大王不取也。

“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谓养仇而奉讎者也。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顾其祸。夫外挟彊秦之威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无过此者。故从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则楚割地以事秦，此两策者相去远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赵王使臣效愚计，奉明约，在大王诏之。”

苏代遗燕昭王书 书信

069 苏秦列传·[48-54]·665字

齐伐宋，宋急，苏代乃遗燕昭王书曰：

夫列在万乘而寄质於齐，名卑而权轻；奉万乘助齐伐宋，民劳而实费；夫破宋，残楚淮北，肥大齐，讎疆而国害：此三者皆国之大败也。然且王行之者，将以取信於齐也。齐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计过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强万乘之国也，而齐并之，是益一齐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鲁、卫，疆万乘之国也，而齐并之，是益二齐也。夫一齐之疆，燕犹狼顾而不能支，今以三齐临燕，其祸必大矣。

虽然，智者举事，因祸为福，转败为功。齐紫，败素也，而贾十倍；越王句践栖於会稽，复残疆吴而霸天下：此皆因祸为福，转败为功者也。

今王若欲因祸为福，转败为功，则莫若挑霸齐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计，破秦；其次，必长宾之”。

秦挟宾以待破，秦王必患之。

秦五世伐诸侯，今为齐下，秦王之志苟得穷齐，不憚以国为功。

然则王何不使辩士以此言说秦王曰：“燕、赵破宋肥齐，尊之为之下者，燕、赵非利之也。

燕、赵不利而势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

然则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赵，令泾阳君、高陵君先於燕、赵？

秦有变，因以为质，则燕、赵信秦。

秦为西帝，燕为北帝，赵为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

韩、魏不听则秦伐之，齐不听则燕、赵伐之，天下孰敢不听？

天下服听，因驱韩、魏以伐齐，曰‘必反宋地，归楚淮北’。

反宋地，归楚淮北，燕、赵之所利也；并立三帝，燕、赵之所原也。

夫实得所利，尊得所原，燕、赵弃齐如脱鷄矣。

今不收燕、赵，齐霸必成。

诸侯赞齐而王不从，是国伐也；诸侯赞齐而王从之，是名卑也。

今收燕、赵，国安而名尊；不收燕、赵，国危而名卑。

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为也。”

秦王闻若说，必若刺心然。

则王何不使辩士以此若言说秦？

秦必取，齐必伐矣。

夫取秦，厚交也；伐齐，正利也。尊厚交，务正利，圣王之事也。

燕昭王善其书，曰：“先人尝有德苏氏，子之之乱而苏氏去燕。燕欲报仇於齐，非苏氏莫可。”乃召苏代，复善待之，与谋伐齐。竟破齐，湣王出走。

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苏代约燕王曰：“楚得枳而国亡，齐得宋而国亡，齐、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则有功者，秦之深雠也。秦取天下，非行义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

司马错张仪论伐蜀 策论

苏秦之舍人乃辞去。张仪曰：“赖子得显，方且报德，何故去也？”

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苏君。苏君忧秦伐赵败从约，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阴奉给君资，尽苏君之计谋。今君已用，请归报。”张仪曰：“嗟乎，此在吾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谋赵乎？为吾谢苏君，苏君之时，仪何敢言。且苏君在，仪宁渠能乎！”张仪既相秦，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从若饮，我不盗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国，我顾且盗而城！”

苴蜀相攻击，各来告急于秦。秦惠王欲发兵以伐蜀，以为道险狭难至，而韩又来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韩，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韩袭秦之敝。犹豫未能决。司马错与张仪争论於惠王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

仪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伦也，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於朝，争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於戎翟，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彊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原先从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

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谓危也。不如伐蜀完。”

惠王曰：“善，寡人请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秦以益疆，富厚，轻诸侯。

张仪说楚王连横 策论

070 张仪列传·[24-32]·715字

张仪既出，未去，闻苏秦死，乃说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险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馀万，车千乘，骑万匹，积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安难乐死，主明以严，将智以武，虽无出甲，席卷常山之险，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为从者，无以异於驱群羊而攻猛虎，虎之与羊不格明矣。今王不与猛虎而与群羊，臣窃以为大王之计过也。

“凡天下疆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交争，其势不两立。大王不与秦，秦下甲据宜阳，韩之上地不通。下河东，取成皋，韩必入臣，梁则从风而动。秦攻楚之西，韩、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

且夫从者聚群弱而攻至疆，不料敌而轻战，国贫而数举兵，危亡之术也。臣闻之，兵不如者勿与挑战，粟不如者勿与持久。夫从人饰辩虚辞，高主之节，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祸，无及为已。是故原大王之孰计之。

“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於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馀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馀里，里

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关。扞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举甲出武关，南面而伐，则北地绝。秦兵之攻楚也，危难在三月之内，而楚待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此其势不相及也。夫弱国之救，忘彊秦之祸，此臣以为大王患也。

“大王尝与吴人战，五战而三胜，阵卒尽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闻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窃为大王危之。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齐、赵者，阴谋有合天下之心。楚尝与秦构难，战於汉中，楚人不胜，列侯执珪死者七十余人，遂亡汉中。楚王大怒，兴兵袭秦，战於蓝田。此所谓两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韩魏以全制其後，计无危於此者矣。原大王孰计之。

“秦下甲攻卫阳晋，必大关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数月而宋可举，举宋而东指，则泗上十二诸侯尽王之有也。”

凡天下而以信约从亲相坚者苏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阴与燕王谋伐破齐而分其地；乃详有罪出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觉，齐王大怒，车裂苏秦於市。夫以一诈伪之苏秦，而欲经营天下，混一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

“今秦与楚接境壤界，固形亲之国也。大王诚能听臣，臣请使秦太子入质於楚，楚太子入质於秦，请以秦女为大王箕帚之妾，效万室之都以为汤沐之邑，长为昆弟之国，终身无相攻伐。臣以为计无便於此者。”

张仪说韩王连横 策论

070 张仪列传·[34-37]·404字

张仪去楚，因遂之韩，说韩王曰：“韩地险恶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麦，民之食大抵菽藿羹。一岁不收，收不饜糟糠。地不过九百里，无二岁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鄣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秦带甲百馀万，车千乘，骑万匹，虎贲之士跼箠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踈後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山东之士被甲蒙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褐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与山东之卒，犹孟贲之与怯夫；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异垂千钧之重於鸟卵之上，必无幸矣。

“夫群臣诸侯不料地之寡，而听从人之甘言好辞，比周以相饰也，皆奋曰‘听吾计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顾社稷之长利而听须臾之说，诖误人主，无过此者。

“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据宜阳，断韩之上地，东取成皋、荥阳，则鸿台之宫、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皋，绝上地，则王之国分矣。先事秦则安，不事秦则危。夫造祸而求其福报，计浅而怨深，逆秦而顺楚，虽欲毋亡，不可得也。

“故为大王计，莫如为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如韩。非以韩能彊於楚也，其地势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转祸而说秦，计无便於此者。”

张仪说齐王连横 策论

070 张仪列传·[39-40]·91字

“今秦楚嫁女娶妇，为昆弟之国。韩献宜阳；梁效河外；赵入朝澠池，割河间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驱韩梁攻齐之南地，悉赵兵渡清河，指博关，临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国一日见攻，虽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原大王孰计之也。”

齐王曰：“齐僻陋，隐居东海之上，未尝闻社稷之长利也。”乃许张仪。

张仪说赵王连横 策论

070 张仪列传·[41-45]·447字

张仪去，西说赵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计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宾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东，敝邑恐惧慑伏，缮甲厉兵，饰车骑，习驰射，力田积粟，守四封之内，愁居慑处，不敢动摇，唯大王有意督过之也。

“今以大王之力，举巴蜀，并汉中，包两周，迁九鼎，守白马之津。秦虽僻远，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军於澠池，原渡河逾漳，据番吾，会邯郸之下，原以甲子合战，以正殷纣之事，敬使使臣先闻左右。

“凡大王之所信为从者恃苏秦。苏秦荧惑诸侯，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欲反齐国，而自令车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与秦为昆弟之国，而韩梁称为东藩之臣，齐献鱼盐之地，此断赵之右臂也。夫断右臂而与人斗，失其党而孤居，求欲毋危，岂可得乎？

“今秦发三将军：其一军塞午道，告齐使兴师渡清河，军於邯郸之东；一军军成皋，驱韩梁军於河外；一军军於澠池。约四国为一以攻

赵，赵，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隐情，先以闻於左右。臣窃为大王计，莫如与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见而口相结，请案兵无攻。原大王之定计。”

赵王曰：“先王之时，奉阳君专权擅势，蔽欺先王，独擅绾事，寡人居属师傅，不与国谋计。先王弃群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窃疑焉，以为一从不事秦，非国之长利也。乃且原变心易虑，割地谢前过以事秦。方将约车趋行，適闻使者之明诏。”赵王许张仪，张仪乃去。

张仪说燕王连横 策论

070 张仪列传·[46-49]·346字

北之燕，说燕昭王曰：“大王之所亲莫如赵。昔赵襄子尝以其姊为代王妻，欲并代，约与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为金斗，长其尾，令可以击人。与代王饮，阴告厨人曰：‘即酒酣乐，进热啜，反斗以击之。’於是酒酣乐，进热啜，厨人进斟，因反斗以击代王，杀之，王脑涂地。其姊闻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闻。

“夫赵王之很戾无亲，大王之所明见，且以赵王为可亲乎？赵兴兵攻燕，再围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谢。今赵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间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非大王之有也。

“且今时赵之於秦犹郡县也，不敢妄举师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赵不敢妄动，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无齐赵之患，是故原大王孰计之。”

燕王曰：“寡人蛮夷僻处，虽大男子裁如婴儿，言不足以采正计。今上客幸教之，请西面而事秦，献恆山之尾五城。”燕王听仪。仪归报，未至咸阳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为太子时不说张仪，及即位，群臣多谗张仪曰：“无信，左右卖国以取容。秦必复用之，恐为天下笑。”诸侯闻张仪有卻武王，皆畔衡，复合从。

须贾说穰侯罢梁围 策论

072 穰侯列传·[6-6]·540字

昭王三十二年，穰侯为相国，将兵攻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围大梁。

梁大夫须贾说穰侯曰：“臣闻魏之长吏谓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赵，战胜三梁，拔邯郸；赵氏不割，而邯郸复归。

齐人攻卫，拔故国，杀子良；卫人不割，而故地复反。

卫、赵之所以国全兵劲而地不并於诸侯者，以其能忍难而重出地也。

宋、中山数伐割地，而国随以亡。

臣以为卫、赵可法，而宋、中山可为戒也。

秦，贪戾之国也，而毋亲。

蚕食魏氏，又尽晋国，战胜暴子，割八县，地未毕入，兵复出矣。

夫秦何厌之有哉！

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

王必勿听也。

今王背**楚**、**赵**而讲**秦**，**楚**、**赵**怒而去王，与王争事**秦**，**秦**必受之。

秦挟**楚**、**赵**之兵以复**攻梁**，则国求无亡不可得也。

原王之必无讲也。

王若欲讲，少割而有质；不然，必见欺。’

此**臣**之所闻於**魏**也，原**君**之以是虑事也。

周书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数也。

夫**战**胜**暴子**，割八县，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计之工也，天幸为多矣。

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为常也。

智者不然。

臣闻**魏氏**悉其百县胜甲以上戍**大梁**，**臣**以为不下**三十万**。

以**三十万之众**守**梁**七仞之城，**臣**以为**汤**、**武**复生，不易**攻**也。

夫轻背**楚**、**赵**之兵，陵七仞之城，**战三十万之众**，而志必举之，**臣**以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尝有者也。

攻而不拔，**秦**兵必**罢**，**陶**邑必亡，则前功必弃矣。

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

原**君**逮**楚**、**赵**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

魏方疑而得以少割为利，必欲之，则**君**得所欲矣。

楚、**赵**怒於**魏**之先己也，必争事**秦**，从以此散，而**君**後择焉。

且**君**之得地岂必以兵哉！

割晋国，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绛安邑。

又为陶开两道，几尽故宋，卫必效单父。

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为而不成！

原君熟虑之而无行危。”

穰侯曰：“善。”

乃罢梁围。

苏代为齐阴遗穰侯书 书信

072 穰侯列传·[8-8]·313字

明年，穰侯与白起客卿胡阳复攻赵、韩、魏，破芒卯於华阳下，斩首十万，取魏之卷、蔡阳、长社，赵氏观津。

且与赵观津，益赵以兵，伐齐。

齐襄王惧，使苏代为齐阴遗穰侯书曰：“臣闻往来者言曰‘秦将益赵甲四万以伐齐’，臣窃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计，穰侯智而习於事，必不益赵甲四万以伐齐’。

是何也？

夫三晋之相与也，秦之深讎也。

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为不信，不为无行。

今破齐以肥赵。

赵，秦之深讎，不利於秦。

此一也。

秦之谋者，必曰‘破齐，弊晋、楚，而後制晋、楚之胜’。

夫齐，罢国也，以天下攻齐，如以千钧之弩决溃策也，必死，安能弊晋、楚？

此二也。

秦少出兵，则晋、楚不信也；多出兵，则晋、楚为制於秦。

齐恐，不走秦，必走晋、楚。

此三也。

秦割齐以啖晋、楚，晋、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敌。

此四也。

是晋、楚以秦谋齐，以齐谋秦也，何晋、楚之智而秦、齐之愚？

此五也。

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无患矣。

秦有安邑，韩氏必无上党矣。

取天下之肠胃，与出兵而惧其不反也，孰利？

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计，穰侯智而习於事，必不益赵甲四万以代齐矣。”

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归。

孟尝君遗穰侯书 书信

075 孟尝君列传·[12-12]·125字

孟尝君惧，乃遗秦相穰侯魏厓书曰：“吾闻秦欲以吕礼收齐，齐，天下之疆国也，子必轻矣。齐秦相取以临三晋，吕礼必并相矣，是子通齐以重吕礼也。若齐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劝秦王伐齐。齐破，吾请以所得封子。齐破，秦畏晋之疆，秦必重子以取晋。晋国敝於齐而畏秦，晋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齐以为功，挟晋以为重；是子破齐定封，秦、晋交重子。若齐不破，吕礼复用，子必大穷。”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齐，而吕礼亡。

公孙龙请封之议 议论

076 平原君虞卿列传·[6-9]·373字

平原君既返赵，楚使春申君将兵赴救赵，魏信陵君亦矫夺晋鄙军往救赵，皆未至。

秦急围邯郸，邯郸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

邯郸传舍吏子李同说平原君曰：“君不忧赵亡邪？”

平原君曰：“赵亡则胜为虏，何不为不忧乎？”

李同曰：“邯郸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谓急矣，而君之後宫以百数，婢妾被绮縠，馀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厌。

民困兵尽，或剡木为矛矢，而君器物锤磬自若。

使秦破赵，君安得有此？

使赵得全，君何患无有？

今君诚能令夫人以下编於士卒之间，分功而作，家之所有尽散以飨士，土方其危苦之时，易德耳。”

於是平原君从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

李同遂与三千人赴秦军，秦军为之卻三十里。

亦会楚、魏救至，秦兵遂罢，邯郸复存。

李同战死，封其父为李侯。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郸为平原君请封。公孙龙闻之，夜驾见平原君曰：“龙闻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郸为君请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龙曰：“此甚不可。且王举君而相赵者，非以君之智能为赵国无有也。割东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为有功也，而以国人无勋，乃以君为亲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辞无能，割地不言无功者，亦自以为亲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郸而请封，是亲戚受城而国人计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两权，事成，操右券以责；事不成，以虚名德君。君必勿听也。”平原君遂不听虞卿。

平原君以赵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孙代，後竟与赵俱亡。

平原君厚待公孙龙。公孙龙善为坚白之辩，及邹衍过赵言至道，乃绌公孙龙。

虞卿赂齐制秦策 **策论**

076 平原君虞卿列传 · [15-16] · 363字

虞卿闻之，入见王曰：“此饰说也，王盍勿予！”楼缓闻之，往见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楼缓。楼缓对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赵构难而天下皆说，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

今赵兵困於秦，天下之贺战胜者则必尽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将因秦之怒，乘赵之弊，瓜分之。赵且亡，何秦之图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原王以此决之，勿复计也。”

虞卿闻之，往见王曰：“危哉楼子之所以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独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赂齐。齐，秦之深雠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击秦，齐之听王，不待辞之毕也。则是王失之於齐而取偿於秦也。而齐、赵之深雠可以报矣，而示天下有能为也。王以此发声，兵未窥於境，臣见秦之重赂至赵而反媾於王也。从秦为媾，韩、魏闻之，必尽重王；重王，必出重宝以先於王。则是王一举而结三国之亲，而与秦易道也。”赵王曰：“善。”则使虞卿东见齐王，与之谋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赵矣。楼缓闻之，亡去。赵於是封虞卿以一城。

春申君说秦昭王 策论

078 春申君列传·[1-9]·1157字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游学博闻，事楚顷襄王。顷襄王以歇为辩，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韩、魏，败之於华阳，禽魏将芒卯，韩、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与韩、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黄歇適至於秦，闻秦之计。当是之时，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东至竟陵，楚顷襄王东徙治於陈县。黄歇见楚怀王之为秦所诱而入朝，遂见欺，留死於秦。顷襄王，其子也，秦轻之，恐壹举兵而灭楚。歇乃上书说秦昭王曰：

天下莫彊於秦、楚。今闻大王欲伐楚，此犹两虎相与斗。两虎相与斗而弩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请言其说：臣闻物至则反，冬夏是也；致至则危，累釭是也。今大国之地，遍天下有其二垂，此从生民已来，万乘之地未尝有也。先帝文王、庄王之身，三世不妄接地於齐，以绝从亲之要。今王使盛桥守事於韩，盛桥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谓能矣。王又举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门，举河内，拔燕、酸枣、虚、桃，入邢，魏之兵云翔而不敢掇。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众，二年而後复之；又并蒲、衍、首、垣，以临仁、平丘，黄、济阳婴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之北，注齐秦之要，绝楚赵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单矣。

王若能持功守威，绌攻取之心而肥仁义之地，使无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负人徒之众，仗兵革之彊，乘毁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终之难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见伐赵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祸，吴见伐齐之便而不知于隧之败。此二国者，非无大功也，没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吴之信越也，从而伐齐，既胜齐人於艾陵，还为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韩、魏也，从而伐赵，攻晋阳城，胜有日矣，韩、魏叛之，杀智伯瑶於凿台之下。今王妒楚之不毁也，而忘毁楚之彊韩、魏也，臣为王虑而不取也。

诗曰“大武远宅而不涉”。从此观之，楚国，援也；邻国，敌也。诗云“趯趯

免，还犬获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韩、魏之善王也，此正吴之信越也。臣闻之，敌不可假，时不可失。臣恐韩、魏

卑辞除患而实欲欺大国也。何则？王无重世之德於韩、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韩、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将十世矣。本国残，社稷坏，宗庙毁。刳腹绝肠，折颈摺颐，首身分离，暴骸骨於草泽，头颅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系脰束手为群虏者相及於路。鬼神孤伤，无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仆妾者，盈满海内矣。故韩、魏之不亡，秦社稷之忧也，今王资之与攻楚，不亦过乎！

且王攻楚将恶出兵？王将借路於仇讎之韩、魏乎？兵出之日而王忧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资於仇讎之韩、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韩、魏，必攻随水右壤。随水右壤，此皆广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虽有之，不为得地。是王有毁楚之名而无得地之实也。

且王攻楚之日，四国必悉起兵以应王。秦、楚之兵构而不离，魏氏将出而攻留、方与、铨、湖陵、砀、萧、相，故宋必尽。齐人南面攻楚，泗上必举。此皆平原四达，膏腴之地，而使独攻。王破楚以肥韩、魏於中国而劲齐。韩、魏之彊，足以校於秦。齐南以泗水为境，东负海，北倚河，而无後患，天下之国莫彊於齐、魏，齐、魏得地葆利而详事下吏，一年之後，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帝有馀矣。

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众，兵革之彊，壹举事而树怨於楚，迟令韩、魏归帝重於齐，是王失计也。臣为王虑，莫若善楚。秦、楚合而为一以临韩，韩必敛手。王施以东山之险，带以曲河之利，韩必为关内之侯。若是而王以十万戍郑，梁氏寒心，许、鄢陵婴城，而上蔡、召陵不往来也，如此而魏亦关内侯矣。王壹善楚，而关内两万乘之主注地於齐，齐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经两海，要约天下，是燕、赵无齐、楚，齐、楚无燕、赵也。然後危动燕、赵，直摇齐、楚，此四国者不待痛而服矣。

范雎上秦昭王书 奏疏

079 范雎蔡泽列传·[7-13]·1208字

穰侯，华阳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泾阳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将，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于王室。及穰侯为秦将，且欲越韩、魏而伐齐纲寿，欲以广其陶封。范雎乃上书曰：

臣闻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众者其官大。故无能者不敢当职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隐。使以臣之言为可，原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为不可，久留臣无为也。语曰：“庸主赏所爱而罚所恶；明主则不然，赏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断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当楛质，而要不足以待斧钺，岂敢以疑事尝试於王哉！虽以臣为贱人而轻辱，独不重任臣者之无反复於王邪？

且臣闻周有砥砮，宋有结绿，梁有县黎，楚有和朴，此四宝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为天下名器。然则圣王之所弃者，独不足以厚国家乎？

臣闻善厚家者取之於国，善厚国者取之於诸侯。天下有明主则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为其割荣也。良医知病人之死生，而圣主明於成败之事，利则行之，害则舍之，疑则少尝之，虽舜禹复生，弗能改已。语之至者，臣不敢载之於书，其浅者又不足听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贱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原得少赐游观之间，望见颜色。一语无效，请伏斧质。

於是秦昭王大说，乃谢王稽，使以传车召范雎。

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群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

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

秦王蹠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

范雎曰：“唯唯。”

有間，秦王復蹠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

范雎曰：“唯唯。”

若是者三。

秦王蹠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

范雎曰：“非敢然也。

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

若是者，交疏也。

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

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

今使文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

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原陈者皆匡君之事，处人骨肉之间，原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

此所以王三问而不敢对者也。

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

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诛於後，然臣不敢避也。

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为臣患，亡不足以为臣忧，漆身为厉被发为狂不足以为臣耻。

且以五帝之圣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贤焉而死，乌获、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贲、王庆忌、夏育之勇焉而死。

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

处必然之势，可以少有补於秦，此臣之所大原也，臣又何患哉！

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夜行昼伏，至於陵水，无以餬其口，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篴，乞食於吴市，卒兴吴国，阖闾为伯。

使臣得尽谋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终身不复见，是臣之说行也，臣又何忧？

箕子、接舆漆身为厉，被发为狂，无益於主。

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补於所贤之主，是臣之大荣也，臣有何耻？

臣之所恐者，独恐臣死之後，天下见臣之尽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乡秦耳。

足下上畏太后之严，下惑於奸臣之态，居深宫之中，不离阿保之手，终身迷惑，无与昭奸。

大者宗庙灭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

若夫穷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

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贤於生。”

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

夫秦国辟远，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愬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庙也。

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其孤也。

先生柰何而言若是！

事无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原先生悉以教寡人，无疑寡人也。”

范雎拜，秦王亦再拜

范雎说秦昭王三事（远交近攻·收韩·逐四贵）

策论

079 范雎蔡泽列传·[15-17]·1024字

然左右多窃听者，范雎恐，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观秦王之俯仰。

因进曰：“夫穰侯越韩、魏而攻齐纲寿，非计也。

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出师则害於秦。

臣意王之计，欲少出师而悉韩、魏之兵也，则不义矣。

今见与国之不亲也，越人之国而攻，可乎？

其於计疏矣。

且昔齐湣王南攻楚，破军杀将，再辟地千里，而齐尺寸之地无得焉者，岂不欲得地哉，形势不能有也。

诸侯见齐之罢弊，君臣之不和也，兴兵而伐齐，大破之。

士辱兵顿，皆咎其王，曰：‘谁为此计者乎？’

王曰：‘文子为之。’

大臣作乱，文子出走。

攻齐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韩、魏也。

此所谓借贼兵而赍盗粮者也。

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

今释此而远攻，不亦缪乎！

且昔者中山之国地方五百里，赵独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

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

楚彊则附赵，赵彊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惧矣。

齐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

齐附而韩、魏因可虜也。”

昭王曰：“吾欲亲魏久矣，而魏多变之国也，寡人不能亲。

请问亲魏奈何？”

对曰：“王卑词重币以事之；不可，则割地而赂之；不可，因举兵而伐之。”

王曰：“寡人敬闻命矣。”

乃拜范雎为客卿，谋兵事。

卒听范雎谋，使五大夫绾伐魏，拔怀。

後二岁，拔邢丘。

客卿范雎复说昭王曰：“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於韩乎？王不如收韩。”昭王曰：“吾固欲收韩，韩不听，为之奈何？”对曰：“韩安得无听乎？王下兵而攻荥阳，则巩、成皋之道不通；北断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师不下。王一兴兵而攻荥阳，则其国断而为三。夫韩见必亡，安得不听乎？若韩听，而霸事因可虑矣。”王曰：“善。”且欲发使於韩。

范雎日益亲，复说用数年矣，因请间说曰：“臣居山东时，闻齐之有田文，不闻其有王也；闻秦之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不闻其有王也。

夫擅国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威之谓王。

今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等击断无讳，高陵进退不请。

四贵备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

为此四贵者下，乃所谓无王也。

然则权安得不倾，令安得从王出乎？

臣闻善治国者，乃内固其威而外重其权。

穰侯使者操王之重，决制於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国，莫敢不听。

战胜攻取则利归於陶，国弊御於诸侯；战败则结怨於百姓，而祸归於社稷。

诗曰‘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

崔杼、淖齿管齐，射王股，擢王筋，县之於庙梁，宿昔而死。

李兑管赵，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饿死。

今臣闻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华阳、泾阳佐之，卒无秦王，此亦淖齿、李兑之类也。

且夫三代所以亡国者，君专授政，纵酒驰骋弋猎，不听政事。

其所授者，妒贤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为主计，而主不觉悟，故失其国。

今自有秩以上至诸大吏，下及王左右，无非相国之人者。

见王独立於朝，臣窃为王恐，万世之後，有秦国者非王子孙也。”

昭王闻之大惧，曰：“善。”

於是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於关外。

秦王乃拜范雎为相。

收穰侯之印，使归陶，因使县官给车牛以徙，千乘有馀。

到关，关阅其宝器，宝器珍怪多於王室。

蔡泽说范雎功成身退 策论

079 范雎蔡泽列传·[32-32]·1268字

蔡泽少得间，因曰：“夫商君、吴起、大夫种，其为人臣尽忠致功则可原矣，闾夭事文王，周公辅成王也，岂不亦忠圣乎？”

以君臣论之，商君、吴起、大夫种其可原孰与闾夭、周公哉？”

应侯曰：“商君、吴起、大夫种弗若也。”

蔡泽曰：“然则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旧故，其贤智与有道之士为胶漆，义不倍功臣，孰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

应侯曰：“未知何如也。”

蔡泽曰：“今主亲忠臣，不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设智，能为主安危修政，治乱彊兵，批患折难，广地殖穀，富国足家，彊主，尊社稷，显宗庙，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盖震海内，功彰万里之外，声名光辉传於千世，君孰与商君、吴起、大夫种？”

应侯曰：“不若。”

蔡泽曰：“今主之亲忠臣不忘旧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践，而君之功绩爱信亲幸又不若商君、吴起、大夫种，然而君之禄位贵盛，私家之富过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窃为君危之。”

语曰‘日中则移，月满则亏’。

物盛则衰，天地之常数也。

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圣人之常道也。

故‘国有道则仕，国无道则隐’。

圣人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

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报，意欲至矣，而无变计，窃为君不取也。

且夫翠、鹄、犀、象，其处势非不远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饵也。

苏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远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贪利不止也。

是以圣人制礼节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时，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骄，常与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绝。

昔者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会，有骄矜之志，畔者九国。

吴王夫差兵无敌於天下，勇彊以轻诸侯，陵齐晋，故遂以杀身亡国。

夏育、太史噉叱呼骇三军，然而身死於庸夫。

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处俭约之患也。

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劝民耕农利土，一室无二事，力田穡积，习战陈之事，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於天下，立威诸侯，成秦国之业。

功已成矣，而遂以车裂。

楚地方数千里，持戟百万，白起率数万之师以与楚战，一战举鄢郢以烧夷陵，再战南并蜀汉。

又越韩、魏而攻彊赵，北阬马服，诛屠四十馀万之众，尽之于长平之下，流血成川，沸声若雷，遂入围邯郸，使秦有帝业。

楚、赵天下之彊国而秦之仇敌也，自是之後，楚、赵皆慑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势也。

身所服者七十馀城，功已成矣，而遂赐剑死於杜邮。

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南收杨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禁朋党以励百姓，定楚国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诸侯。

功已成矣，而卒枝解。

大夫种为越王深谋远计，免会稽之危，以亡为存，因辱为荣，垦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专上下之力，辅句践之贤，报夫差之讎，卒擒劲吴。

令越成霸。

功已彰而信矣，句践终负而杀之。

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祸至於此。

此所谓信而不能诘，往而不能返者也。

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长为陶硃公。

君独不观夫博者乎？

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

今君相秦，计不下席，谋不出廊庙，坐制诸侯，利施三川，以实宜阳，决羊肠之险，塞太行之道，又斩范、中行之涂，六国不得合从，栈道千里，通於蜀汉，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极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时也。

如是而不退，则商君、白公、吴起、大夫种是也。

吾闻之，‘鉴於水者见面之容，鉴於人者知吉与凶’。

书曰‘成功之下，不可久处’。

四子之祸，君何居焉？

君何不以此时归相印，让贤者而授之，退而岩居川观，必有伯夷之廉，长为应侯。

世世称孤，而有许由、延陵季子之让，乔松之寿，孰与以祸终哉？

即君何居焉？

忍不能自离，疑不能自决，必有四子之祸矣。

易曰‘亢龙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

原君孰计之！”

应侯曰：“善。

吾闻‘欲而不知，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失其所以有’。

先生幸教，睢敬受命。’

於是乃延入坐，为上客。

乐毅报燕惠王书（附燕惠王让乐毅书） 书信

080 乐毅列传·[6-13]·806字

燕惠王後悔使骑劫代乐毅，以故破军亡将失齐；又怨乐毅之降赵，恐赵用乐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让乐毅，且谢之曰：“先王举国而委将军，将军为燕破齐，报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动，寡人岂敢一日而忘将军之功哉！会先王弃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误寡人。寡人之使骑劫代将军，为将军久暴露於外，故召将军且休，计事。将军过听，以与寡人有隙，遂捐燕归赵。将军自为计则可矣，而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乎？”乐毅报遗燕惠王书曰：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顺左右之心，恐伤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义，故遁逃走赵。今足下使人数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书对。

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亲，其功多者赏之，其能当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窃观先王之举也，见有高世主之心，故假节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过举，厕之宾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谋父兄，以为亚卿。臣窃不自知，自以为奉令承教，可幸无罪，故受令而不辞。

先王命之曰：“我有积怨深怒於齐，不量轻重，而欲以齐为事。”

臣曰：“夫齐，霸国之馀业而最胜之遗事也。

练於兵甲，习於战攻。

王若欲伐之，必与天下图之。

与天下图之，莫若结於赵。

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赵若许而约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

先王以为然，具符节南使臣於赵。

顾反命，起兵击齐。

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随先王而举之济上。

济上之军受命击齐，大败齐人。

轻卒锐兵，长驱至国。

齐王遁而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马珍器尽收入于燕。

齐器设於宁台，大吕陈於元英，故鼎反乎室，蓟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已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

先王以为谦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国诸侯。

臣窃不自知，自以为奉命承教，可幸无罪，是以受命不辞。

臣闻贤圣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称於後世。若先王之报怨雪耻，夷万乘之疆国，收八百岁之蓄积，及至弃群臣之日，馀教未衰，执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隶，皆可以教後世。

臣闻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伍子胥说听於阖闾，而吴王远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而浮之江。吴王不寤先论之

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

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计也。离毁辱之诽谤，堕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义之所不敢出也。

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絜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不察疏远之行，故敢献书以闻，唯君王之留意焉。

燕王遗乐间书 书信

080 乐毅列传·[16-16]·126字

燕王恨不用乐间，乐间既在赵，乃遗乐间书曰：“纣之时，箕子不用，犯谏不怠，以冀其听；商容不达，身祇辱焉，以冀其变。及民志不入，狱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隐。故纣负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圣之名。何者？其忧患之尽矣。今寡人虽愚，不若纣之暴也；燕民虽乱，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语，不相尽，以告邻里。二者，寡人不为君取也。”

鲁仲连论帝秦之害 策论

083 鲁仲连邹阳列传·[7.6-7.6]·368字

鲁仲连曰：

“固也，吾将言之。

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

九侯有子而好，献之於纣，纣以为恶，醢九侯。

鄂侯争之彊，辩之疾，故脯鄂侯。

文王闻之，喟然而叹，故拘之牖里之库百日，欲令之死。

曷为与人俱称王，卒就脯醢之地？

齐湣王之鲁，夷维子为执策而从，谓鲁人曰：‘子将何以待吾君？’

鲁人曰：‘吾将以十太牢待子之君。’

夷维子曰：‘子安取礼而来吾君？’

彼吾君者，天子也。

天子巡狩，诸侯辟舍，纳莞簟，摄衽抱机，视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听朝也。’

鲁人投其簟，不果纳。

不得入於鲁，将之薛，假途於邹。

当是时，邹君死，湣王欲入吊，夷维子谓邹之孤曰：‘天子吊，主人必将倍殡棺，设北面於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吊也。’

邹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将伏剑而死。’

固不敢入於邹。

邹、鲁之臣，生则不得事养，死则不得赙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礼於

邹、鲁，邹、鲁之臣不果纳。

今秦万乘之国也，梁亦万乘之国也。

俱据万乘之国，各有称王之名，睹其一战而胜，欲从而帝之，是使三晋之大臣不如邹、鲁之仆妾也。

且秦无已而帝，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

彼将夺其所不肖而与其所贤，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

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

处梁之宫。

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

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

鲁仲连遗燕将书（射聊城） 书信

083 鲁仲连邹阳列传·[10.4-13]·764字

书曰：

吾闻之，智者不倍时而弃利，勇士不却死而灭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顾燕王之无臣，非忠也；杀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齐，非勇也；功败名灭，後世无称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说士不载，故智者不再计，勇士不怯死。今死生荣辱，贵贱尊卑，此时不再至，原公详计而无与俗同。

且楚攻齐之南阳，魏攻平陆，而齐无南面之心，以为亡南阳之害小，不如得济北之利大，故定计审处之。

今秦人下兵，魏不敢东面；衡秦之势成，楚国形危；齐弃南阳，断右壤，定济北，计犹且为之也。

且夫齐之必决於聊城，公勿再计。

今楚魏交退於齐，而燕救不至。

以全齐之兵，无天下之规，与聊城共据期年之敝，则臣见公之不能得也。

且燕国大乱，君臣失计，上下迷惑，栗腹以十万之众五折於外，以万乘之国被围於赵，壤削主困，为天下僂笑。

国敝而祸多，民无所归心。

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齐之兵，是墨翟之守也。

食人炊骨，士无反外之心，是孙臆之兵也。

能见於天下。

虽然，为公计者，不如全车甲以报於燕。

车甲全而归燕，燕王必喜；身全而归於国，士民如见父母，交游攘臂而议於世，功业可明。

上辅孤主以制群臣，下养百姓以资说士，矫国更俗，功名可立也。

亡意亦捐燕弃世，东游於齐乎？

裂地定封，富比乎陶、卫，世世称孤，与齐久存，又一计也。

此两计者，显名厚实也，原公详计而审处一焉。

且吾闻之，规小节者不能成荣名，恶小耻者不能立大功。

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钩，篡也；遗公子纠不能死，怯也；束缚桎梏，辱也。

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乡里不通。

乡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齐，则亦名不免为辱人贱行矣。

臧获且羞与之同名矣，况世俗乎！

故管子不耻身在縲继之中而耻天下之不治，不耻不死公子纠而耻威之不信於诸侯，故兼三行之过而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烛邻国。

曹子为鲁将，三战三北，而亡地五百里。

乡使曹子计不反顾，议不还踵，刎颈而死，则亦名不免为败军禽将矣。

曹子弃三北之耻，而退与鲁君计。

桓公朝天下，会诸侯，曹子以一剑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坛坫之上，颜色不变，辞气不悖，三战之所亡一朝而复之，天下震动，诸侯惊骇，威加吴、越。

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节也，以为杀身亡躯，绝世灭後，功名不立，非智也。

故去忿忿之怨，立终身之名；弃忿悁之节，定累世之功。

是以业与三王争流，而名与天壤相弊也。

原公择一而行之。

邹阳狱中上梁王书 奏疏

083 鲁仲连邹阳列传·[15-25]·1269字

邹阳者，齐人也。游於梁，与故吴人庄忌夫子、淮阴枚生之徒交。上书而介於羊胜、公孙诡之间。胜等嫉邹阳，恶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将欲杀之。邹阳客游，以谗见禽，恐死而负累，乃从狱中上书曰：

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蚀昴，而昭王疑之。夫精变天地而信不喻两主，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议原知，左右不明，卒从吏讯，为世所疑，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悟也。原大王孰察之。

昔卞和献宝，楚王刖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是以箕子详狂，接舆辟世，恐遭此患也。原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听，无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臣闻比干剖心，子胥鸱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原大王孰察，少加怜焉。

谚曰：“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何则？知与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轲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齐之魏，临城自刭以卻齐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齐、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行合於志而慕义无穷也。是以苏秦不信於天下，而为燕尾生；白圭战亡六城，为魏取中山。何则？诚有以相知也。苏秦相燕，燕人恶之於王，王按剑而怒，食以刍騂；白圭显於中山，中山人恶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则？两主二臣，剖心坼肝相信，岂移於浮辞哉！

故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

昔者司马喜髡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胁折齿於魏，卒为应侯。

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画，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

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徐衍负石入海。

不容於世，义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

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饭牛车下，而桓公任之以国。

此二人者，岂借宦於朝，假誉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

感於心，合於行，亲於胶漆，昆弟不能离，岂惑於众口哉？

故偏听生奸，独任成乱。

昔者鲁听季孙之说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

夫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於谗谀，而二国以危。

何则？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也。

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齐用越人蒙而彊威、宣。

此二国，岂拘於俗，牵於世，系阿偏之辞哉？

公听并观，垂名当世。

故意合则胡越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则骨肉出逐不收，硃、象、管、蔡是矣。

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义，後宋、鲁之听，则五伯不足称，三王易为也。

是以圣王觉寤，捐子之心，而能不说於田常之贤；封比干之後，修孕妇之墓，故功业复就於天下。何则？欲善无厌也。夫晋文公亲其讎，彊霸诸侯；齐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则，慈仁殷勤，诚加於心，不可以虚辞借也。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东弱韩、魏，兵彊天下，而卒车裂之；越用大夫种之谋，禽劲吴，霸中国，而卒诛其身。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今人主诚能去骄汰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见情素，堕肝胆，施德厚，终与之穷达，无爱於士，则桀之狗可使吠尧，而蹠之客可使刺由；况因万乘之权，假圣王之资乎？然则荆轲之湛七族，要离之烧妻子，岂足道哉！

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无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轮囷离诡，而为万乘器者。何则？以左右先为之容也。故无因至前，虽出随侯之珠，夜光之璧，犹结怨而不见德。故有人先谈，则以枯木朽株树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贱，虽蒙尧、舜之术，挟伊、管之辩，怀龙逢、比干之意，欲尽忠当世之君，而素无根柢之容，虽竭精思，欲开忠信，辅人主之治，则人主必有按剑相眄之迹，是使布衣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

是以圣王制世御俗，独化於陶钧之上，而不牵於卑乱之语，不夺於众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轲之说，而匕首窃发；周文王猎泾、渭，载吕尚而归，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杀，周用乌集而王。何则？以其能越挛拘之语，驰域外之议，独观於昭旷之道也。

今人主沈於谄谀之辞，牵於帷裳之制，使不羁之士与生骥同阜，此鲍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贵之乐也。

臣闻盛饰入朝者不以利汙义，砥厉名号者不以欲伤行，故县名胜母而曾子不入，邑号朝歌而墨子回车。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摄於威重之权，主於位势之贵，故回面汙行以事谄谀之人而求亲近於左右，则士伏死堀穴岩之中耳，安肯有尽忠信而趋阙下者哉！

贾谊改制建议 **议论**

084 屈原贾生列传·[10.3-11.2]·185字

是时贾生年二十馀，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於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

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馀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

於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绦、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

李斯谏逐客书 **奏疏**

087 李斯列传·[4.1-5.1]·746字

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於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东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来丕豹、公孙支於晋。此五子者，不产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彊，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彊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彊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鼉之鼓。

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

必秦国之所生然後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後宫，而骏良馱馱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

所以饰後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於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於侧也。

夫击瓮叩缶弹箏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

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

快意当前，適观而已矣。

今取人则不然。

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

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

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彊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卻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於秦，可宝者多；士不产於秦，而原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於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官至廷尉。二十馀年，竟并天下，尊主为皇帝，以斯为丞相。夷郡县城，销其兵刃，示不复用。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後无战攻之患。

李斯请禁百家议 奏疏

087 李斯列传·[6.2-6.2]·235字

丞相谬其说，绌其辞，乃上书曰：“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

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 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书。治离宫别馆，周遍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

李斯上书言赵高 奏疏

087 李斯列传·[14.3-15.1]·306字

赵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谋，丞相与焉。今陛下已立为帝，而丞相贵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问臣，臣不敢言。丞相长男李由为三川守，楚盗陈胜等皆丞相傍县之子，以故楚盗公行，过三川，城守不肯击。高闻其文书相往来，未得其审，故未敢以闻。且丞相居外，权重於陛下。” 二世以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审，乃使人案验三川守与盗通状。李斯闻之。

是时二世在甘泉，方作骹抵优俳之观。李斯不得见，因上书言赵高之短曰：“臣闻之，臣疑其君，无不危国；妾疑其夫，无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与陛下无异，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罚，以威行之，期年遂劫其君。田常为简公臣，爵列无敌於国，私家之富与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阴取齐国，杀宰予於庭，即弑简公於朝，遂有齐国。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齐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韩为韩安相也。陛下不图，臣恐其为变也。”

李斯狱中上书 奏疏

李斯乃从狱中上书曰：“臣为丞相治民，三十馀年矣。

逮秦地之狭隘。

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

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脩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

罪一矣。

地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彊。

罪二矣。

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

罪三矣。

立社稷，脩宗庙，以明主之贤。

罪四矣。

更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

罪五矣。

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

罪六矣。

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

罪七矣。

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

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原陛下察之！”

书上，赵高使吏弃去不奏，曰：“囚安得上书！”

随何说黥布叛楚归汉 策论

091 黥布列传·[7-7]·589字

汉三年，汉王击楚，大战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谓左右曰：“如彼等者，无足与计天下事。”

谒者随何进曰：“不审陛下所谓。”

汉王曰：“孰能为我使淮南，令之发兵倍楚，留项王於齐数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

随何曰：“臣请使之。”

乃与二十人俱，使淮南。

至，因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见。

随何因说太宰曰：“王之不见何，必以楚为彊，以汉为弱，此臣之所以为使。

使何得见，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闻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质淮南市，以明王倍汉而与楚也。”

太宰乃言之王，王见之。

随何曰：“汉王使臣敬进书大王御者，窃怪大王与楚何亲也。”

淮南王曰：“寡人北乡而臣事之。”

随何曰：“大王与项王俱列为诸侯，北乡而臣事之，必以楚为疆，可以托国也。”

项王伐齐，身负板筑，以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众，身自将之，为楚军前锋，今乃发四千人以助楚。

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

夫汉王战於彭城，项王未出齐也，大王宜骚淮南之兵渡淮，日夜会战彭城下，大王抚万人之众，无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观其孰胜。

夫托国於人者，固若是乎？

大王提空名以乡楚，而欲厚自托，臣窃为大王不取也。

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汉为弱也。

夫楚兵虽疆，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以其背盟约而杀义帝也。

然而楚王恃战胜自疆，汉王收诸侯，还守成皋、荥阳，下蜀、汉之粟，深沟壁垒，分卒守徼乘塞，楚人还兵，间以梁地，深入敌国八九百里，欲战则不得，攻城则力不能，老弱转粮千里之外；楚兵至荥阳、成皋，汉坚守而不动，进则不得攻，退则不得解。

故曰楚兵不足恃也。

使楚胜汉，则诸侯自危惧而相救。

夫楚之疆，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

故楚不如汉，其势易见也。

今大王不与万全之**汉**而自托於危亡之**楚**，**臣**窃为大王惑之。

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

夫大王**发**兵而倍**楚**，**项王**必留；留**数月**，**汉**之**取**天下可以万全。

臣请与大王提**剑**而归**汉**，**汉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

故**汉王**敬使使**臣**进愚计，原大王之留意也。”

淮南王曰：“请奉命。”

阴许**畔****楚**与**汉**，未敢泄也。

韩信汉中对 **策论**

092 淮阴侯列传·[6-6]·420字

信拜**礼**毕，上坐。

王曰：“**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

信谢，因问王曰：“今东乡争权天下，岂非**项王**邪？”

汉王曰：“然。”

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与**项王**？”

汉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

信再拜贺曰：“惟**信**亦为**大王**不如也。

然**臣**尝事之，请言**项王**之为人也。

项王喑噫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

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刳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

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

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置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而自王善地。

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於威彊耳。

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

故曰其彊易弱。

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

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

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

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诛秦降卒二十馀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

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

大王之入武关，秋豪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

於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

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

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

於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

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

广武君献策 **策论**

092 淮阴侯列传·[12-13]·671字

诸将效首虏，毕贺，因问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陈，曰破赵会食，臣等不服。然竟以胜，此何术也？”信曰：“此在兵法，顾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乎！”诸将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

於是信问广武君曰：“仆欲北攻燕，东伐齐，何若而有功？”

广武君辞谢曰：“臣闻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

今臣败亡之虏，何足以权大事乎！”

信曰：“仆闻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与不用，听与不听也。

诚令成安君听足下计，若信者亦已为禽矣。

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

因固问曰：“仆委心归计，原足下勿辞。”

广武君曰：“臣闻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故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

顾恐臣计未必足用，原效愚忠。

夫成安君有百战百胜之计，一旦而失之，军败鄙下，身死泜上。

今将军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说闾与，一举而下井陘，不终朝破赵二十万众，诛成安君。

名闻海内，威震天下，农夫莫不辍耕释耒，褊衣甘食，倾耳以待命者。

若此，将军之所长也。

然而众劳卒罢，其实难用。

今将军欲举倦弊之兵，顿之燕坚城之下，欲战恐久力不能拔，情见势屈，旷日粮竭，而弱燕不服，齐必距境以自彊也。

燕齐相持而不下，则刘项之权未有所分也。

若此者，将军所短也。

臣愚，窃以为亦过矣。

故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

韩信曰：“然则何由？”

广武君对曰：“方今为将军计，莫如案甲休兵，镇赵抚其孤，百里之内，生酒日至，以飧士大夫醲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辩士奉咫尺之书，暴其所长於燕，燕必不敢不听从。

燕已从，使諛言者东告齐，齐必从风而服，虽有智者，亦不知为齐计矣。

如是，则天下事皆可图也。

兵固有先声而後实者，此之谓也。”

韩信曰：“善。”

从其策，发使使燕，燕从风而靡。

乃遣使报汉，因请立张耳为赵王，以镇抚其国。

汉王许之，乃立张耳为赵王。

武涉说齐王韩信连楚 策论

092 淮阴侯列传·[18-18]·310字

楚已亡龙且，项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说齐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与戮力击秦。”

秦已破，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

今汉王复兴兵而东，侵人之分，夺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关，收诸侯之兵以东击楚，其意非尽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厌足如是甚也。

且汉王不可必，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得脱，辄倍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亲信如此。

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禽矣。

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

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

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

项王今日亡，则次取足下。

足下与项王有故，何不反汉与楚连和，参分天下王之？

今释此时，而自必於汉以击楚，且为智者固若此乎！”

韩信谢曰：“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

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於此。

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

幸为信谢项王！”

蒯通三说韩信三分天下 策论

092 淮阴侯列传·[19-21]·1175字

武涉已去，齐人蒯通知天下权在韩信，欲为奇策而感动之，以相人说

韩信曰：“仆尝受相人之术。”

韩信曰：“先生相人何如？”

对曰：“贵贱在於骨法，忧喜在於容色，成败在於决断，以此参之，万不失一。”

韩信曰：“善。”

先生相寡人何如？”

对曰：“原少间。”

信曰：“左右去矣。”

通曰：“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

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

韩信曰：“何谓也？”

蒯通曰：“天下初发难也，俊雄豪桀建号壹呼，天下之士云合雾集，鱼鳞囊鹈，燹至风起。

当此之时，忧在亡秦而已。

今楚汉分争，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胜数。

楚人起彭城，转斗逐北，至於荥阳，乘席卷，威震天下。

然兵困於京、索之间，迫西山而不能进者，三年於此矣。

汉王将数十万之众，距巩、雒，阻山河之险，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折北不救，败荥阳，伤成皋，遂走宛、叶之间，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

夫锐气挫於险塞，而粮食竭於内府，百姓罢极怨望，容容无所倚。

以臣料之，其势非天下之贤圣固不能息天下之祸。

当今两主之命县於足下。

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

臣原披腹心，输肝胆，效愚计，恐足下不能用也。

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

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疆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敢不听！

割大弱疆，以立诸侯，诸侯已立，天下服听而归德於齐。

案齐之故，有胶、泗之地，怀诸侯以德，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齐矣。

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

原足下孰虑之。”

韩信曰：“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

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

蒯生曰：“足下自以为善汉王，欲建万世之业，臣窃以为误矣。

始常山王、成安君为布衣时，相与为刎颈之交，後争张廙、陈泽之事，二人相怨。

常山王背项王，奉项婴头而窜，逃归於汉王。

汉王借兵而东下，杀成安君泜水之南，头足异处，卒为天下笑。

此二人相与，天下至驩也。

然而卒相禽者，何也？

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难测也。

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汉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与也，而事多大於张廙、陈泽。

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己，亦误矣。

大夫种、范蠡存亡越，霸句践，立功成名而身死亡。

野兽已尽而猎狗烹。

夫以交友言之，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则不过大夫种、范蠡之於句践也。

此二人者，足以观矣。

原足下深虑之。

且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

臣请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引兵下井陘，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西乡以报，此所谓功无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

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

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

韩信谢曰：“先生且休矣，吾将念之。”

後数日，蒯通复说曰：“夫听者事之候也，计者事之机也，听过计失而能久安者，鲜矣。听不失一二者，不可乱以言；计不失本末者，不可纷以辞。夫随厮养之役者，失万乘之权；守儋石之禄者，阙卿相之

位。故知者决之断也，疑者事之害也，审豪釐之小计，遗天下之大数，智诚知之，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祸也。故曰‘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蚕之致螫；骐骥之踟躅，不如弩马之安步；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虽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聋之指麾也’。此言贵能行之。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原足下详察之。”韩信犹豫不忍倍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通。蒯通说不听，已详狂为巫。

娄敬谏都关中 谏言

099 刘敬叔孙通列传·[2-2]·427字

已而问娄敬，娄敬说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

上曰：“然。”

娄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

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郟，积德累善十有馀世。

公刘避桀居豳。

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马箠居岐，国人争随之。

及文王为西伯，断虞芮之讼，始受命，吕望、伯夷自海滨来归之。

武王伐纣，不期而会孟津之上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遂灭殷。

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

凡居此者，欲令周务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险，令後世骄奢以虐民也。

及周之盛时，天下和洽，四夷乡风，慕义怀德，附离而并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战一士，八夷大国之民莫不宾服，效其贡职。

及周之衰也，分而为两，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

非其德薄也，而形势弱也。

今陛下起丰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径往而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荥阳，争成皋之口，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

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

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

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夫与人斗，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

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冯唐论将 谏言

102 张释之冯唐列传·[13-13]·369字

当是之时，匈奴新大入朝，杀北地都尉卬。

上以胡寇为意，乃卒复问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颇、李牧也？”

唐对曰：“臣闻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

军功爵赏皆决於外，归而奏之。

此非虚言也。

臣大父言，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飧士，赏赐决於外，不从中扰也。

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遣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百金之士十万，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韩、魏。

当是之时，赵几霸。

其後会赵王迁立，其母倡也。

王迁立，乃用郭开谗，卒诛李牧，令颜聚代之。

是以兵破士北，为秦所禽灭。

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飧士卒，私养钱，五日一椎牛，飧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

虏曾一入，尚率车骑击之，所杀其众。

夫士卒尽家人子，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

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莫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

其赏不行而吏奉法必用。

臣愚，以为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

且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

由此言之，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

臣诚愚，触忌讳，死罪死罪！”

文帝说。

是日令冯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

七国之乱 议论

106 吴王濞列传·[4-4]·223字

晁错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数从容言吴过可削。

数上书说孝文帝，文帝宽，不忍罚，以此吴日益横。

及孝景帝即位，错为御史大夫，说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馀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馀城，兄子濞王吴五十馀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

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郟，诈称病不朝，於古法当诛，文帝弗忍，因赐几杖。

德至厚，当改过自新。

乃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

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

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

三年冬，楚王朝，晁错因言楚王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请诛之。

诏赦，罚削东海郡。

因削吴之豫章郡、会稽郡。

及前二年赵王有罪，削其河间郡。

胶西王 卬以卖爵有奸，削其六县。

吴王濞遗诸侯书 书信

106 吴王濞列传 · [9-9] · 455字

孝景帝 三年 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广陵。

西涉淮，因并楚兵。

发使遗诸侯书曰：“吴王 刘濞敬问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赵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故长沙王子：幸教寡人！

以汉有贼臣，无功天下，侵夺诸侯地，使吏劾系讯治，以僂辱之为故，不以诸侯人君礼遇刘氏骨肉，绝先帝功臣，进任奸宄，诳乱天下，欲危社稷。

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

欲举兵诛之，谨闻教。

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

寡人素事南越 三十馀年，其王君皆不辞分其卒以随寡人，又可得三十馀万。

寡人虽不肖，原以身从诸王。

越直长沙者，因王子定长沙以北，西走蜀、汉中。

告越、楚王、淮南三王，与寡人西面；齐诸王与赵王定河间、河内，或入临晋关，或与寡人会雒阳；燕王、赵王固与胡王有约，燕王北定代、云中，转胡众入萧关，走长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庙。

原王勉之。

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馀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诸王之意，未敢听。

今诸王苟能存亡继绝，振弱伐暴，以安刘氏，社稷之所原也。

敝国虽贫，寡人节衣食之用，积金钱，脩兵革，聚穀食，夜以继日，三十馀年矣。

凡为此，原诸王勉用之。

能斩捕大将者，赐金五千斤，封万户；列将，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将，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户：皆为列侯。

其以军若城邑降者，卒万人，邑万户，如得大将；人户五千，如得列将；人户三千，如得裨将；人户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

佗封赐皆倍军法。

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

原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

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吴，诸王日夜用之弗能尽。

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

敬以闻。”

汉景帝讨吴楚诏 **诏令**

106 吴王濞列传 · [16-16] · 233字

二月中，吴王兵既破，败走，於是天子制诏将军曰：“盖闻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非者，天报之以殃。

高皇帝亲表功德，建立诸侯，幽王、悼惠王绝无後，孝文皇帝哀怜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庙，为汉藩国，德配天地，明并日月。

吴王濞倍德反义，诱受天下亡命罪人，乱天下币，称病不朝二十馀年，有司数请濞罪，孝文皇帝宽之，欲其改行为善。

今乃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约从反，为逆无道，起兵以危宗庙，贼杀大臣及汉使者，迫劫万民，天杀无罪，烧残民家，掘其丘冢，甚为暴虐。

今卬等又重逆无道，烧宗庙，卤御物，朕甚痛之。

朕素服避正殿，将军其劝士大夫击反虏。

击反虏者，深入多杀为功，斩首捕虏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杀之，无有所置。

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斩。”

韩安国谏梁王 **谏言**

108 韩长孺列传 · [5-5] · 335字

公孙诡、羊胜说孝王求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汉大臣不听，乃阴使人刺汉用事谋臣。

及杀故吴相袁盎，景帝遂闻诡、胜等计画，乃遣使捕诡、胜，必得。

汉使十辈至梁，相以下举国大索，月馀不得。

内史安国闻诡、胜匿孝王所，安国入见王而泣曰：“主辱臣死。

大王无良臣，故事纷纷至此。

今诡、胜不得，请辞赐死。”

王曰：“何至此？”

安国泣数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与太上皇之与高皇帝及皇帝之与临江王亲？”

孝王曰：“弗如也。”

安国曰：“夫太上皇、临江王亲父子之间，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剑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终不得制事，居于栢阳。

临江王，適长太子也，以一言过，废王临江；用宫垣事，卒自杀中尉府。

何者？

治天下终不以私乱公。

语曰：‘虽有亲父，安知其不为虎？’

虽有亲兄，安知其不为狼？’

‘今大王列在诸侯，悦一邪臣浮说，犯上禁，桡明法。

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

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终不觉寤。

有如太后宫车即晏驾，大王尚谁攀乎？”

语未卒，孝王泣数行下，谢安国曰：“吾今出诡、胜。”

诡、胜自杀。

汉使还报，梁事皆得释，安国之力也。

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国。

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国坐法失官，居家。

冒顿单于遗汉书 书信

110 匈奴列传·[39-39]·277字

其明年，单于遗汉书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

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

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不请，听後义卢侯难氏等计，与汉吏相距，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

皇帝让书再至，发使以书报，不来，汉使不至，汉以其故不和，邻国不附。

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

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彊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

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

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

北州已定，原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

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系雫浅奉书请，献橐他一匹，骑马二匹，驾二驷。

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则且诏吏民远舍。

使者至，即遣之。”

以六月中来至薪望之地。

书至，汉议击与和亲孰便。

公卿皆曰：“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

且得匈奴地，泽卤，非可居也。

和亲甚便。”

汉许之。

汉文帝遗匈奴书 书信

110 匈奴列传·[40-41]·220字

孝文皇帝前六年，汉遗匈奴书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郎中系雫浅遗朕书曰：‘右贤王不请，听後义卢侯难氏等计，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汉以故不和，邻国不附。今以小吏败约，故罚

右贤王使西击月氏，尽定之。原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

朕甚嘉之，此古圣主之意也。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单于勿深诛。单于若称书意，明告诸吏，使无负约，有信，敬如单于书。使者言单于自将伐国有功，甚苦兵事。服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比余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胄纒一，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緌、绿缿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遗单于。”

汉文帝遗匈奴书（后二年） 书信

110 匈奴列传·[51-52]·375字

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遗匈奴书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当户且居雕渠难、郎中韩辽遗朕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臣主相安，俱无暴逆。今闻渫恶民贪降其进取之利，倍义绝约，忘万民之命，离两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书曰：‘二国已和亲，两主驩说，寝兵休卒养马，世世昌乐，闾然更始。’

朕甚嘉之。

圣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长，各保其首领而终其天年。

朕与单于俱由此道，顺天恤民，世世相传，施之无穷，天下莫不咸便。

汉与匈奴邻国之敌，匈奴处北地，寒，杀气早降，故诏吏遗单于林藁金帛，丝絮佗物岁有数。

今天下大安，万民熙熙，朕与单于为之父母。

朕追念前事，薄物细故，谋臣计失，皆不足以离兄弟之驩。

朕闻天不颇覆，地不偏载。

朕与单于皆捐往细故，俱蹈大道，堕坏前恶，以图长久，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

元元万民，下及鱼鳖，上及飞鸟，跂行喙息蠕动之类，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

故来者不止，天之道也。

俱去前事：朕释逃虏民，单于无言章尼等。

朕闻古之帝王，约分明而无食言。

单于留志，天下大安，和亲之後，汉过不先。

单于其察之。”

汉文帝与匈奴和亲制诏 诏令

110 匈奴列传·[53-53]·67字

单于既约和亲，於是制诏御史曰：“匈奴大单于遗朕书，言和亲已定，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约者杀之，可以久亲，後无咎，俱便。朕已许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公孙弘临终上书 奏疏

112 平津侯主父列传·[28-31]·211字

乃上书曰：“臣闻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

故曰‘力行近乎仁，好问近乎智，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则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今陛下躬行大孝，鉴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厉贤予禄，量能授官。今臣弘罢弩之质，无汗马之劳，陛下过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为列侯，致位三公。

臣弘行能不足以称，素有负薪之病，恐先狗马填沟壑，终无以报德塞责。原归侯印，乞骸骨，避贤者路。”

主父偃谏伐匈奴书 书信

112 平津侯主父列传·[40-55]·727字

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其辞曰：

臣闻明主不恶切谏以博观，忠臣不敢避重诛以直谏，是故事无遗策而功流万世。今臣不敢隐忠避死以效愚计，原陛下幸赦而少察之。

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凯，春蒐秋猕，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

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节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圣王重行之。夫务战胜穷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

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务胜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谏曰：“不可。”

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弊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

秦皇帝不听，遂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地固泽卤，不生五穀。

然後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馀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是岂人众不足，兵革不备哉？其势不可也。

又使天下蜚刍輓粟，起於黄、颍、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粮饷，女子纺绩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

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边，闻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击之。御史成进谏曰：“不可。夫匈奴之性，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窃危之。”

高帝不听，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围。高皇帝盖悔之甚，乃使刘敬往结和亲之约，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

故兵法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夫秦常积众暴兵数十万人，虽有覆军杀将系虏单于之功，亦適足以结怨深讎，不足以偿天下之费。

夫上虚府库，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国，非完事也。夫匈奴难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兽畜之，不属为人。

夫上不观虞夏殷周之统，而下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忧，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则变生，事苦则虑易。

乃使边境之民弊靡愁苦而有离心，将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权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

故周书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原陛下详察之，少加意而熟虑焉。

严安上书 奏疏

112 平津侯主父列传·[70-76]·298字

严安上书曰：臣闻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馀岁，成康其隆也，刑错四十馀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馀岁，故五伯更起。

五伯者，常佐天子兴利除害，诛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五伯既没，贤圣莫续，天子孤弱，号令不行。

诸侯恣行，疆陵弱，众暴寡，田常篡齐，六卿分晋，并为战国，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国务攻，弱国备守，合从连横，驰车击毂，介冑生虬虱，民无所告愬。

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曰皇帝，主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锺虡，示不复用。

元元黎民得免於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乡使秦缓其刑罚，薄赋敛，省繇役，贵仁义，贱权利，上笃厚，下智巧，变风易俗，化於海内，则世世必安矣。

秦不行是风而其故俗，为智巧权利者进，笃厚忠信者退；法严政峻，谄谀者众，日闻其美，意广心轶。

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将兵以北攻胡，辟地进境，戍於北河，蜚乌輓粟以随其後。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

推恩令与徙豪强 **议论**

112 平津侯主父列传·[89-95]·262字

偃说上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疆而合从以逆京师。

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適嗣代立，馀虽骨肉，无尺寸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

原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原，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从其计。

又说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上又从其计。

尊立卫皇后，及发燕王定国阴事，盖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

人或说偃曰：“太横矣。”主父曰：“臣结发游学四十馀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疋疋日久矣。”

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

喻巴蜀檄文 檄文

117 司马相如列传·[4-6]·919字

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

告巴蜀太守：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然後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诘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怠堕，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争归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发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币帛，卫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今闻其乃发军兴制，

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

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後，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讎。彼岂乐死恶生，非编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为通侯，居列东第，终则遗显号於後世，传土地於子孙，行事甚孝敬，居位甚安佚，

名声施於无穷，功烈著而不灭。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今奉币役至南夷，即自贼杀，或亡逃抵罪，身死无名，谥为至愚，耻及父母，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然此非独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也；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因数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让三老孝弟以不教诲之过。方今田时，重烦百姓，已亲见近县，恐远所谿谷山泽之民不遍闻，檄到，亟下县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

相如还报。

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

治道三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

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

是时邛笮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原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

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笮、厓、駉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

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於南夷。”

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

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

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

於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生酒以交驩。

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

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笮、厓、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

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

还报天子，天子大说。

相如使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唯大臣亦以为然。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乃著书，籍以蜀父老为辞，而已诘难之，以风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辞曰：

司马相如谏猎疏 奏疏

117 司马相如列传·[7-12]·787字

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浥衍溢，怀生之物有不浸润於泽者，贤君耻之。今封疆之内，冠带之伦，咸获嘉祉，靡有阙遗矣。而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地，舟舆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内之则犯义侵礼於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系累号泣，内乡而怨，曰‘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独曷为遗己’。

其後人有上书言相如使时受金，失官。居岁馀，复召为郎。

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疾。与卓氏婚，饶於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间居，不慕官爵。常从上至长杨猎，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羆，驰逐野兽，相如上疏谏之。其辞曰：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者，故力称乌获，捷言庆忌，勇期贲、育。臣之愚，窃以为人诚有之，兽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险，射猛兽，卒然遇鞞材之兽，骇不存之地，犯属车之清尘，舆不及还辕，人不暇施巧，虽有乌获、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尽为害矣。是胡越起於毂下，而羌夷接轸也，岂不殆哉！虽万全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驰，犹时有衔橛之变，而况涉乎蓬蒿，驰乎丘坟，前有利兽之乐而内无存变之意，其为祸也不亦难矣！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而乐出於万有一危之涂以为娱，臣窃为陛下不取也。

盖明者远见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无形，祸固多藏於隐微而发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喻大。臣原陛下之留意幸察。

上善之。还过宜春宫，相如奏赋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辞曰：

登陂陀之长阪兮，坳入曾宫之嵯峨。临曲江之隍州兮，望南山之参差。岩岩深山之笹々兮，通谷魁兮谿。汨滅喻习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广衍。观众树之瑜兮，览之榛榛。东驰土山兮，北揭石濑。弥节容与兮，历吊二世。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執。信讒不寤兮，宗庙灭绝。呜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坟墓芜秽而不脩兮，魂无归而不食。夔邈绝而不齐兮，弥久远而愈髻。精罔阂而飞扬兮，拾九天而永逝。呜呼哀哉！

相如拜为孝文园令。天子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癯，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赋。其辞曰：

司马相如遗札论封禅 书信

117 司马相如列传·[14-14]·192字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其书曰：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历撰列辟，以迄于秦。率迓者踵武，逖听者风声。纷纶葳蕤，堙灭而不称者，不可胜数也。续昭夏，崇号谥，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畴逆失而能存？

伍被谏淮南王不可反 谏言

118 淮南衡山列传·[18.1-18.1]·366字

今臣亦见宫中生荆棘，露霑衣也。

“王怒，系伍被父母，囚之三月。”

复召曰：“将军许寡人乎？”

“被曰：“不，直来为大王画耳。”

臣闻聪者听於无声，明者见於未形，故圣人万举万全。

昔文王一动而功显于千世，列为三代，此所谓因天心以动作者也，故海内不期而随。

此千岁之可见者。

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吴楚，亦足以喻国家之存亡矣。

臣不敢避子胥之诛，原大王毋为吴王之听。

昔秦绝圣人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弃礼义，尚诈力，任刑罚，转负海之粟致之西河。

当是之时，男子疾耕不足於糟，女子纺绩不足於盖形。

遣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兵露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千里，流血顷亩，百姓力竭，欲为乱者十家而五。

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

臣答曰：“然。””

汝何求？

“曰：“原请延年益寿药。”

“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

“即从臣东南至蓬莱山，见芝成宫阙，有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

於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

“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

“ ‘

淳于髡讽谏齐威王 谏言

威王大说，置酒後宫，召髡赐之酒。

问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

对曰：“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

威王曰：“先生饮一斗而醉，恶能饮一石哉！”

其说可得闻乎？”

髡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

若亲有严客，髡鞞鞠觥，待酒於前，时赐馀沥，奉觞上寿，数起，饮不过二斗径醉矣。

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见，卒然相睹，欢然道故，私情相语，饮可五六斗径醉矣。

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後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

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芴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

故曰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

以讽谏焉。

齐王曰：“善。”

乃罢长夜之饮，以髡为诸侯主客。

宗室置酒，髡尝在侧。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议论**

130 太史公自序·[7-17]·1019字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尝窃观阴阳之术，**太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疆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经**为法。**六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彊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长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於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後，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

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翟天下，复反无名。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司马迁论春秋与六经 议论

上大夫 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於变；礼经纪人伦，故长於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於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於风；乐乐所以立，故长於和；春秋辩是非，故长於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後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

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

太史公发愤著书 **议论**

130 太史公自序·[36-38]·303字

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谬矣。”

於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於縲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姜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

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於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史记知识库 | 散文专项索引

共 130 篇 · 49,891 字